高中文言文

1、烛之武退秦师

|  |  |
| --- | --- |
| **原文** | **翻译** |
| 九月甲午[1]，晋侯、秦伯围郑[2]，以其无礼于晉[3][ 晋文公未即位前，曾流亡到郑国，郑文公不以礼相待]，且贰于楚也[4][贰于楚：对晋有二心而亲近楚。贰，通“二”，从属二主，动词]。晋[晋军]军[驻扎]函陵[5]，**秦**军氾南[6][ 氾fàn 南：汜水南面，在今河南中牟县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7][ 郑大夫。郑伯：郑文公]：“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zhuì用绳索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放：～城而下]而出。见秦伯曰：“秦晉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8] [执事：办事人，借办事人代指秦君，是对崐君的敬称]。越国以鄙[bǐ]远[9] [秦在晋西，秦到郑国，要越过晋国。鄙远：以距离远的郑国作为秦国的边境。鄙，边境，这里作动词用]，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10] [陪，péi增加。增加的，非主要的：～衬。～都。句意为，灭了郑国，郑国的土地只能归晋]？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11] [东道主：东方路上的主人]，行李之往来[12] [行李：也作“行吏”，外交使者]，共其乏困[13] [共：同供。乏困：乏，指缺乏资粮；困，指困顿需要休息]，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晉君赐矣，许君焦、瑕[14] [焦、瑕：晋国城邑，在今河南陕县]，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厌之有[15] [厌，同餍，满足]？既东封郑[16] [封：以……为疆界，名词意动用法。]，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17] [阙，通“缺”：减损。]，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晉，唯君图之！”  秦伯说[18] [说：同悦]，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19] [杞子、逢孙、扬孙：都是秦大夫]，乃还。子犯请击之[20] [子犯：晋国大夫]。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21] [微：非]。因人之力而敝之[22] [因：依靠。敝：伤害]，不仁；失其所与[23] [所与：犹同盟国]，不知[=智]；以乱易[=改变]整，不武[24] [武：武德。见《书•大禹谟》“乃武乃文”传。乃武乃文:本用以赞誉天子之德，指其文经天地，武定祸乱。后多指人既有武功又有文德。亦作乃文乃武]。吾其还也[其，语气词]。”亦去之。 | 九月甲午日，晋侯和秦伯合兵围困郑国，因为郑伯曾经对待晋侯没有礼貌，并且怀有二心亲近楚国。晋国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军队驻扎在汜水南面。  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势危急了！倘派烛之武去见秦君，秦兵一定退去。”郑伯听从了他的话。烛之武推辞道：“我的壮年，还不及人；现在老了，不能做什么了！”郑伯说：“我不能及早重用您；现在碰到急难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有不利！”烛之武答应去。  在夜里用绳子捆住身子从城上挂下去。见秦伯说：“秦晋合兵围困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亡了！倘使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我怎么敢用这件事来烦劳您。越过晋国把远处的郑国作为秦国的边界，您知道它的困难；怎么能用灭掉郑国来加强邻国？邻国实力的加强，即您实力的削弱。倘使放弃进攻郑国，作为您东路上的主人，您的外交使者的来往，郑国可以供给他们资粮馆舍，对您没什么害处。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施恩了；晋惠公应允把焦、瑕两城给您，可是他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怎么会满足呢？已经要把郑国作为她东面的疆界，又要扩展它西面的疆界；倘使不来损害秦国，还会到哪儿去扩展呢？损害秦国来使晋国得到好处，只请您仔细考虑吧！”  秦伯听了高兴，跟郑国人结盟。派杞子、逢孙、扬孙在郑国驻防，才回去。子犯请求发兵攻打秦军，晋文公说：“不行！不是这个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依靠人家的力量反过来伤害人家，不仁慈；失掉了自己的同盟国，不明智；用战乱来改变出兵时的整肃，是不武，我还是应该回去。”也离开了郑国。 |

|  |  |
| --- | --- |
| 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2] [这是公元前228年的事。荆轲刺秦王是在第二年]，尽收其地，进兵北略[3] [掠夺，夺取]地，至燕南界。  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4] [燕人称荆轲为荆卿。卿，对人的敬称]曰：“秦兵旦暮渡易水[5] [很快就要渡过易水了。旦暮，早晚，极言时间短暂。易水，在现在河北省西部，发源于易县，在定兴县汇入南拒马河]，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6] [即使太子不说，我也要请求行动。微，假如没有。谒，请]。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7] [现在去却没有什么凭信之物，那就无法接近秦王]。夫今樊将军[8] [即下文的樊於期[wūjī]，秦国将领，因得罪秦王，逃到燕国]，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9] [秦王用一千斤金(当时以铜为金)和一万户人口的封地作赏格，购取他的头。购，重赏征求，重金收买。邑，封地。]。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10] [现在河北省涿州东南一带，是燕国土地肥沃的地方]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11] [同“悦”，喜欢，高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12] [再想想别的办法。更，改变]!”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13] [深：这里是刻毒的意思]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14] [戮没：杀戮和没收。重要的杀，其他的没收入官为奴婢。]。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15] [只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罢了。顾，表轻微的转折，不过、只是。]!”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16] [副词，好好地]见臣。臣左手**把**[17] [把：握，抓住]其袖，而右手揕[18] [揕：zhèn刺]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19] [被欺侮的耻辱。见，被。陵，侵犯、欺侮]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20] [脱下一只衣袖，握住手腕，走进一步。这是形容激动愤怒的样子。偏袒，袒露一只臂膀。]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21] [拊：fǔ，拍。拊心：表示哀痛或悲愤]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  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己，无可奈何，乃遂收盛[22] [chéng]樊於期之首，函封之[23] [用匣子装起来。函，匣子。之，代樊於期的头。]。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24] [姓徐，名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cuì]之[25] [把毒药在淬火时浸入匕首上。淬，把烧红了的铁器浸入水或其他液体中，急速冷却，使之硬化]。以试人，血濡[rú]缕[26] [濡缕：沾湿衣缕。濡，浸渍、沾湿]，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  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wǔ]视[27] [忤视:正眼看。忤，逆。意思是迎着目光看]。乃令秦武阳为副[28] [作助手]。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29] [荆轲等待另一个人，想同(他)一起去]，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  顷之未发，太子迟之[30] [嫌荆轲动身晚了。迟，意动用法]，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31] [去了而不能好好回来复命的，那是没用的人。反，同“返”。竖子，对人的蔑称]!今提一匕首入不测[32] [难以预料，不可知]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33] [我就辞别了。请，表示客气，无义。]!”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取道[34] [祭过路神，就要上路。祖，临行祭路神，引申为饯行送别]。高渐离[35] [荆轲的朋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高渐离因为擅长击筑(竹制的乐器)，秦始皇叫他在左右侍奉。一天，高渐离得着机会，用筑去打秦始皇，要为燕国报仇，没打中，被杀。]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zhǐ]之声[36] [为变徵之声:发出变徵的声音。古时音乐分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变徵是徵音的变调，声调悲凉]，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37] [声调激愤的羽声]，士皆瞋 [ chēn]目[38] [瞋目:形容发怒时瞪大眼睛的样子]，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39] [始终不曾回头。形容意志坚决]。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40] [拿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币，礼品]，厚遗[wèi]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41] [优厚地赠送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中庶子，管理国君的车马之类的官]。  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42] [惧怕。振，通“震”]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43] [并，齐]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44] [像秦国的郡县那样贡纳赋税。给，供]，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45] [守住祖先的宗庙。意思是保存祖先留下的国土]。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46] [派遣使者。前一“使”是动词，后一“使”是名词]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47] [一切听大王的吩咐。唯，“希望”的意思]。”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荆轲奉[48] [=捧。两手捧着]樊於期[人名，fánwūqī]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49] [按先后顺序进来]。至陛[50] [[陛(bì)]殿前的台阶]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51] [回头冲武阳笑。顾，回头看]，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52] [稍微原谅他些。假借，宽容，原谅]，使毕使于前[53] [让他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  轲既取图奉之，发[54] [打开]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揕： zhèn刺]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55] [自己挣着站起来，袖子断了。引，伸、挣]。拔剑，剑长，操其室[56] [握住剑鞘。室，指剑鞘]。时恐急，剑坚[57] [剑插得紧]，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58] [通“环”，绕]柱而走。群臣惊愕，卒[=猝cù]起不意，尽失其度[59] [事情突然发生，没意料到，大家都失去常态]。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60] [指尺寸之兵器]；诸郎中[61] [宫廷的侍卫]执兵，皆陈[陈列]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猝cù]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 [62] [dǐ掷击]轲。秦王方**还**[通“环”，绕]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63] [推剑于背]!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64] [残废，伤残倒地]，乃引[65] [举起]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66] [chuāng][ 荆轲受了八处剑伤。被，受。创，伤]。  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67] [jījù。两脚张开，两膝微曲地坐着，形状像簸箕。这是一种轻慢傲视对方的姿态]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68] [强取、威逼(其订立盟约)] 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xuàn]良久。 | 秦国的将领打败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占领了所有赵国的土地，派兵向北侵占土地，一直到燕国南边的边界。  太子丹非常的恐惧，于是就去向荆轲询问办法，说：“秦兵早晚要渡过易水，如果这样那么我虽然想长久地侍俸您，恐怕是不行了？”荆轲说：“即使是你不说，我也要采取行动了。如今空手而去，恐怕也没有什么信用，那么秦王也就无法接近了。现在樊将军，秦王用千斤的黄金外加一万户人口的封邑来悬赏他的头。如果果真能够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很高兴地接见我，那么我才有办法来报答太子。”太子说：“樊将军因为无路可走投奔我，我实在不愿意因为我太子的缘故，而伤害了尊长，希望您能够重新考虑一下！”  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于是私下里悄悄地去见樊於期，对他说：“秦对你樊於期，可以说是十分地刻毒。父母宗族，都被杀害。如今听说用万户邑、千斤金来悬赏将军的头，你打算怎么办？”樊将军仰天长叹，流着泪说：“我常常想起来，就痛入骨髓，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荆轲说：“如今有一句话，一可以解除燕国的后患，二可以替你樊将军报仇雪恨呀！怎么样？”樊於期走上前说：“到底怎么做？”荆轲说：“希望借你樊将军的头献给秦王，秦王必然非常高兴，乐意见我。我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用匕首刺他的胸，这样那么就可以一报将军之仇，二雪燕国被欺侮的耻辱。将军你可愿意？”樊将军脱下一只衣袖，握住手腕走上前说：“这是让我日夜的痛心的事，到现在才能够听说！”于是自杀。  太子听说以后，连忙驱车赶到，伏在尸体上大哭，哭得非常伤心。但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于是收拾好樊於期的头，用盒子装好。  于是太子事先寻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用百两黄金从赵人徐夫人那儿买到，派人将匕首用毒药浸泡。于是打点行装送荆轲出发。  燕国有勇士叫秦武阳的，十二岁的时候就杀人，人们不敢和他正视。于是命令秦武阳作为他的助手和他一道去。  荆轲在等一个人，想和他一道去，可那个人住得很远没有来，就一直在等他。  过了一些时候，还没有出发，太子嫌荆轲动身太晚，怀疑他可能反悔，于是又去请他动身，说：“时间跨度不早了，您难道不想去吗？就让我先打发秦武阳动身！”荆轲非常生气，怒斥太子道：“如果现在去了却不能够回来向太子复命，那是小人！如今拿着一把匕首到生死难测的秦国，我之所以留下来，是想等我的朋友一道。如今太子嫌我动身太晚，那就让我现在和你们告别。  太子和那些的知情的宾客，都穿着白衣白帽来给他送别。  到了易水上，祭过路神，就要上路了。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音乐发出悲凉的声音，大家都流着泪哭泣。荆轲又走上前唱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发出激愤的声音，大家都圆睁着眼睛，头发向上顶起了帽子。于是荆轲就上车而去，始终没有回头。  到了秦国之后，带着价值千金的礼物，优厚地送了很多的礼物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  蒙嘉事先为他对秦王说：“燕王确实非常害怕大王您的威风，不敢派兵来抵抗大王您，，愿意拿全国的百姓来做您的臣子，排在诸侯的行列，像秦国的郡县那样向秦国进贡，只求能够守住祖先的宗庙。他们非常害怕，不敢自己来陈述,现在谨斩杀樊於期的头并献上燕国督亢一带的地图，用盒子装好，燕王很慎重地在朝廷将它送出，派人来把这些告诉大王。一切听大王您吩咐。”  秦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于是穿上朝服，设九宾之礼，在咸阳宫接见燕国的使者。  荆轲捧着装着樊於期的头的盒子，秦武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依次进来。到了台阶下，秦武阳害怕得变了脸色，群臣对此感到奇怪，荆轲回头对他笑了笑，走上前对秦王致歉说：“北方边远地区的人，没有见过天子，所以有些害怕，望大王能够稍稍原谅他，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秦王对荆轲说：“起来吧，把秦武阳的地图给我拿来。”  荆轲拿来地图之后捧着，打开地图，地图全部展开后露出了匕首。荆轲乘机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拿着匕首去刺秦王。没有刺到，秦王非常吃惊，耸身站了起来，挣断衣袖。拔剑，但剑太长，于是拿起剑鞘。当时非常危急，剑插得太紧，没办法抽出来。  荆轲在后面紧追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群臣非常吃惊，事情突然发生，根本没想到，大家都失去了常态。而按照秦国的法律，在殿上侍俸的群臣，不能带一点点兵器；那些带了兵器的侍卫，都在殿下侍候，没有命令不得上殿。正在慌急之中，而且也来不急召来侍卫，因此荆轲不断地追逐着秦王，而大家在惶急之中，也没有什么东西来对付荆轲，仅仅只是用手来和荆轲搏斗。  这时，秦王的御医夏无且用他手里的药袋扔向荆轲。秦王正绕着柱子跑，突然惊惶之中，不知所措。左右大臣都提醒说：“大王快把剑背在背上！大王快把剑背在背上！”于是秦王拔剑刺向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伤残倒地了，就举起匕首投向秦王，没投中，击中了柱子。秦王又砍杀荆轲，荆轲身中遭受八处剑伤。  荆轲自知事情不能成功，靠在柱子上大笑，两腿张开，两膝微曲地坐着，痛骂道：“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是想活捉你呀，然后要你同我们订下誓约来回报太子呀！”  秦王的左右大臣上前，斩了荆轲。秦王吓得很长时间头晕目眩。 |
| 原文 | 翻译 |
|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1] [赵国第七个君主，在位三十三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2] [阳晋：齐邑，在今山东菏泽西北四十七里。晋阳在今山西省，原属赵国，非从齐国攻取得来。]，拜为上卿[3] [拜：授官。卿：周天子及诸侯所属高级官职的通称，分上、中、下三级。上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以勇气闻于诸侯[4] [以勇气：《后汉书》李贤注引《战国策》：“廉颇为人，勇鸷而爱士。”]。相如者[5] [蔺ｌìｎ：姓]，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6] [宦官的首领。缪[ｍｉàｏ妙]贤：宦者令的姓名。舍人：派有职事的门客]。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7] [和氏璧：楚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块玉璞[含有玉的石块]，献给楚厉王。厉王派玉工鉴别，说是石。厉王以为他诈骗，截去他左足。武王立，他又去献玉璞，玉工仍说是石，再截去他的右足。文王立，卞和抱着玉璞在山中号哭。文王知道后，派玉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曰：“和氏璧”。事载《韩非子•和氏篇》。和氏璧具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变彩特征，据今地质专家考实，其产地在神农架海拔三千米高处的板仓坪、阴峪海地带。今月光石与其相吻合。]。秦昭王闻之[8] [即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前306前251]]，使人遗赵王书[9] [ｗèｉ送]，愿以十五城请易璧[10] [交换]。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11] [徒：白白地。见欺：被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12] [使报：出使答复]，未得。  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13] [窃计：暗中打算。亡走燕：逃到燕国去。亡，逃。走，跑。]。臣舍人相如止臣[14] [劝阻]，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15] [在赵燕两国的边境上相会]，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16] [幸：得宠]，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17] [逃离赵国，投奔燕国]，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18] [捆绑您送回赵国]。君不如肉袒[ｔǎｎ]伏斧质请罪[19] [肉袒：解衣露体。斧质：腰斩犯人的刑具。质，同锧。承斧的砧板。《汉书•项籍传》颜师古注：“质，谓砧也。古者斩人，加于砧上而斫之也。”]，则幸得脱矣[20] [幸:幸而。得脱：得到赦免]。’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  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寡人：寡德的人，旧时君主自称的谦词]之璧，可予不[21] [=否，ｆǒｕ]？”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22] [理亏]；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23] [均之二策：衡量予璧不予璧两个计策。均，同钧，权衡。]，宁许以负秦曲[24] [负秦曲：使秦担负理亏的责任]。”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25] [必：确实]，臣愿奉璧往使[26] [奉：同捧]。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27] [章台：秦离宫中的台观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故城西南角的渭水边]，相如奉璧奏秦王[28] [进献]。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歌伎、宫妃／今美貌女子]及左右[左右的侍臣／今表示两个方向，左边、右边]，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29] [小班点]，请指示[指出给人看／今上级给下级传达的命令]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30] [却立：倒退几步站立]，倚柱，怒发上冲冠[31] [头发因怒竖起，顶起帽子。形容极其愤怒。]，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32] [发书：发信]，赵王悉召群臣议[33] [悉：全，都]，皆曰：‘秦贪，负其强[34] [负：凭仗]，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35] [百姓之间的交往。古代平民以麻布、葛布为衣，故称。]，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36] [逆：拂逆，触犯。]，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37] [斋戒：一种礼节，古人在举行典礼或祭祀之前，须先沐浴更衣，不茹荤酒，静居戒欲，以示虔诚庄敬，称斋戒。]，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38] [书：国书。庭：通“廷”，朝廷]。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39] [严：尊重。修敬：表示敬慕。此谓斋戒、拜送、修敬、皆是临时设辞，以斥责秦王之倨。]。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40] [列观（ｇｕàｎ）：一般的台观。此指章台。秦对赵使不尊重，故不在朝廷接见。]，礼节甚倨[41] [倨（ｊù）：傲慢]；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戏：让……戏玩。弄臣：皇帝狎（xiá）近宠爱之臣。又为另一理解，以，介词]。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42] [急：逼迫]，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43] [睨ｎì：斜视]，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44] [辞谢：婉言道歉。固请：坚决请求]，召有司案图[45] [有司：官吏的通称。古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此指专管国家疆域图的官吏。案图：查明地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46] [以往：从这里开始，向那里／从前。都：城]。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yáng]为予赵城[47] [度duó：忖度，推测。特：只，只是。诈：诡计。佯为：假装作]，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48] [共传：公认]。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49] [设九宾：古时外交上最隆重的礼仪。《史记集解》引韦昭曰：“九宾则《周礼》九仪。”索隐：“《周礼》大行人别九宾，谓九服之宾客也。”朝会大典由傧相九人依次传呼接迎宾客上殿。宾，同傧。傧相即赞礼官。]，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舍[50] [第一个“舍”：安置，留宿。此处用作使动，使……住宿，让……居住，安排住宿。广成：宾馆名。传[zhuàn篆]：宾馆。第二个“舍”，名词，义同“传”（zhuàn），宾馆，旅社（一说衍文）]。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51] [决负约：必然违背信约]，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52] [衣[ｙì艺]褐[ｈè曷]：穿上粗麻布短衣。谓装作平民]，从径道亡[53] [径道：小路。]，归璧于赵[归，使……归回]。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54] [缪公：即秦穆公，秦秋五霸之一。秦从缪公起开始强大，到昭王共二十二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55] [坚明约束：坚守信约。坚、明：形作使动，使……坚，使……明（明确），同义转化为“信守”、“恪守”“坚守”。约、束：均为名词，盟约、誓约、信约。比较：【约束】盟约／今限制、管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56] [间jiàn：间行，秘密离去]。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57] [一介之使：一个小小的使臣]，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 [【得罪】得到惩处／今冒犯]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58] [就：承受。汤镬[ｈｕò或]：煮汤的大锅。就汤镬，意谓愿受烹刑]。唯大王与群臣熟计议之[59] [唯：希望。熟：仔细、再三之意]！”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60] [嘻：惊怪之声]。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61] [【因而】趁此／今表结果的连词]，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62] [廷见：在朝廷上正式接见]，毕礼而归之[63] [毕，使……完毕；归，使……回去]。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64] [大夫：官名，分上、中、下三等。相如奉命使秦，按照当时外交上的通例，当已取得大夫之衔]，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65] [此上写完璧归赵。]。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66] [石城：赵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林县西南八十五里。拔石城，时在赵惠文王十八年[前281]]。明年[第二年／今：今年的下一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67] [使使者：派遣使者]，欲与王为好[68] [为好：结好]，会于西河外渑[ｍｉǎｎ]池[69] [西河：黄河以西，指今陕西省渭南地区黄河以西之地。渑池：战国时韩邑，后属秦，即今河南渑池县。故治与渑池水发源处南北相对，渑池在西河之南，就赵国的方位而称“外”。渑池之会，时在赵惠王二十年]。赵王畏秦，欲毋[wú,不要，不可以：～妄言。宁缺～滥]行[70] [欲毋行：想不去]。廉颇、蔺相如计[71] [计：商议]，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72] [诀：辞别，告别]：“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73] [道里：行程。会遇之礼：相见会谈的仪式]，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74] [使……断绝]。”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ｈàｏ]音[75] [好音：爱好音乐]，请奏瑟[76] [瑟：同琴相似的一种乐器，通常有二十五弦]。”赵王鼓瑟[77] [鼓：弹奏]。秦御史前[78] [御史：战国时史官之称，专管图籍、记载国家大事]，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79] [秦声：秦国乡土乐曲。]，请奉盆缻[ｆǒｕ否]秦王[80] [盆缻：均瓦器。缻，同缶。《史记集解》引《风俗通义》：“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前进】走上前去奉献／今向前行进]，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81] [五步之内：言距离近。请得：请求许可。本是委婉之辞，此处表示态度强硬。以颈血溅大王：拿头颈的血溅在大王身上。意谓跟秦王拼命。]！”左右欲刃相如[82] [刃：刀锋，此意为杀]，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83] [靡：倒退，吓倒]。于是秦王不怿[84] [ｙì高兴]，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85] [顾：回头]，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86] [寿：祝福]。”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87] [咸阳：秦国都，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秦王竟酒[88] [竟酒：酒宴完毕]，终不能加胜于赵[89] [加胜：施以取胜之计]。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90] [此上写渑池之会，蔺相如折服秦王，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既罢[91] [既罢：会晤已经结束]，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92] [右：古代席位以左为尊，职位以右为尊]。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93] [徒以口舌为劳：只不过因为能说会道立了功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94] [贱人：指相如出身微贱]，吾羞[羞：对……感到羞耻]，不忍为之下。”宣言曰[95] [公开扬言／今公开发表意见的文告]：“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96] [争列：争位次的上下]。已而相如出[97] [己而：不久，过些时]，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98] [相与：共同，一起。谏：下对上的劝告]：“臣所以[所＋以，……的原因／今表因果关系的关联词]去亲戚[指父母兄弟，统指家里亲人／今指旁系亲属]而事君者[99] [去：离开]，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100] [同列：指二人同为上卿]，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101] [不肖：不贤，不才]，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102] [固止之：一再劝阻他们]，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103] [公：敬称对方之词。孰与秦王：比秦王怎样。孰与，意为“何如”。]？”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辱，使……受辱]。相如虽驽[104] [驽：劣马，比喻庸碌无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105] [顾：但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106] [不俱生：谓必有一死]。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先，以……为先；后，以……为后，形意动]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107] [负荆：背着荆条，表示愿受鞭打]，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108] [因宾客：通过自家的宾客引导。比较：【宾客】门客／今客人(总称)]，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109] [鄙贱之人：鄙陋卑贱的人。自责之词。将军：当时上卿职兼将相，故蔺相如也可称将军。比较：【鄙贱】地位低下，见识浅薄／今卑鄙下贱]！”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110] [卒：终于。刎颈之交：即生死之交。以上写廉蔺释嫌交欢的始末。]。 | 廉颇是赵国的杰出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任赵国的大将，领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夺取了阳晋，被封为上卿，凭着他的勇气闻名于诸侯。蔺相如是赵国人，是赵国宦官头领缪贤的门客。  赵惠文王时，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了这事，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表示愿意拿十五座城请求换这块璧。赵王同大将军廉颇等大臣商议：想把璧给秦国，恐怕不能得到秦国的城，白白地受骗；想不给，就担忧秦国发兵打来。计策定不下，想找一个能够出使答复秦国的人，也没找到。  宦官头领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出使。”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能够胜任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过罪，私下打算逃亡燕国。我的门客蔺相如阻止我，说：‘您怎么知道燕王会收容您呢？’我告诉他说：‘我曾跟随大王同燕王在边境上会过面。燕王背地里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你交个朋友。凭此而晓得他，所以打算前往。’蔺相如对我说：‘那时赵国强而燕国弱，而且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王要同你结友。现在您是要背叛赵国去投奔燕国，燕国畏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您，而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的。您不如袒露身体伏在刑具上请求恕罪，或许能得到赦免。’我听从了他的计策。幸运得很，大王也赦免了我。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 个勇士，有智谋，适宜担任这个差使。”  于是赵王召见蔺相如，问相如说：“秦王要拿十五座城来换我的和氏璧，可不可给？”相如说：“秦国强而赵国弱，不可不答应。”赵王说：“要是拿了我的璧，不给我们城怎么办？”相如说：“秦国用城来换璧，要是赵国不答应，理亏在赵国；赵国给了璧，要是秦国不给赵国城，理亏在秦国。权衡这两种对策，宁可答应他，而让秦国担负理亏的责任。”赵王问：“谁可出使呢？”相如说：“大王果真没有合适的人，我愿意捧璧前往出使。等城给了赵国，我就把璧留给秦国；如果城不给，我保证完整无缺地把璧送回赵国。”赵王于是就派蔺相如捧护宝璧西行到秦国去。  秦王高坐在章台宫里接见蔺相如。相如捧护宝璧进献给秦王，秦王非常高兴，把宝璧传递给姬妾和左右侍臣观赏，左右的人都高呼万岁。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诚意把城交付给赵国，就上前说：“这璧上有点小斑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递给 相如，相如趁此拿过璧，倒退几步站住，靠着殿柱，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把所有的大臣全都召集起来商议，都说：‘秦国向来贪婪，倚仗自己势力大，想拿空话来赚取璧，给赵国的城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都不愿把璧给秦国。我却认为普通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不相互欺骗，何况秦是个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的缘故，惹得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也不值得。赵王听了我的话，于是斋戒五天，才派我捧璧出使，在朝廷上拜送了国书。为什么这样呢？是为了尊重大国的威严而表示恭敬啊。现在我来此，大王只在普通的殿堂里接见我，礼节甚为傲慢；拿到璧，又递给嫔妃们传看，以此来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诚意把城偿付给赵国，所以我又重取回了璧。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颅今天就跟这块璧一起撞碎在殿柱上了！”  相如举着璧，斜瞅着殿柱，准备向殿柱撞去。秦王害怕他撞碎宝璧，于是婉言道歉，坚决请求他不要这样。召唤主管版图的官吏来察看地图，指划着从这里到那里十五座城划给赵国。  相如料想秦王只不过是用欺诈的手段假装作要给赵国城邑，其实是不会得到的，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害怕你们，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了五天。现在大王您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廷上设九宾大礼，我才敢献上宝璧。”秦王估计这事，终究不能强夺，就答应斋戒五天。安置相如住在广成宾馆。  相如预料秦王虽然斋戒了，必定不守信用，不愿把城给赵国。于是就派他的一个随从穿着粗布便衣，怀揣着那块璧，从小路逃走，把璧送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以后，就在大殿上设下九宾大礼，招请赵国的使臣蔺相如。相如到来，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二十多位国君，未曾有过坚守信约的。我实在怕被大王欺骗而辜负了赵国，所以叫人把璧送回去了。如今抄小路已到赵国了。好在秦国强而赵国弱，大王只要派一个小小使者到赵国，赵国立刻就会把璧送来。现在凭秦国这样的强大，要是先把十五座城割给赵国，赵国怎敢留下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过该受惩罚，我请求受汤镬之刑。只是希望大王您和各位大臣仔细 考虑这件事！”  秦王和群臣们听后，面面相觑，“嘻”地都发出惊怪声。左右侍卫有的想把相如拉出去处死，秦王忙说：“现在杀了相如，终究得不到宝璧，却断绝了秦国和赵国的友好关系。倒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款待他，让他回赵国去。赵王难道会因为一块璧的缘故欺骗秦国吗？”终于在朝廷上接见了相如，仪式完毕之后就送他回了赵国。  相如回国以后，赵王认为他是个贤能的大夫，奉命出使不受诸侯国的欺侮，就任命他作上大夫。结果秦国也没割城给赵国，赵国也始终没有把璧给秦国。  在这以后，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又攻打赵国，杀了二万人。  秦王派遣使臣告诉赵王，想同赵王和好，约他在黄河以西的渑池相会。赵王害怕秦国，想不 去。廉颇、蔺相如商议后对赵王说：“大王不去，就显得赵国太软弱而胆怯了。”赵王于是决定赴会。由蔺相如随从。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拜别说：“大王此行，估计全部行程和会见的礼节完毕，到回来，不过三十天。三十天不回来，那就请允许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王要挟的念头。”赵王答应了他。于是和秦王在渑池相 会。  秦王喝酒喝到畅快时，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弹瑟吧。”赵王只好为他弹瑟。秦国的史官上前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相会饮酒，令赵王弹瑟。”这时蔺相如走上前去说：“我们赵王也私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瓦盆给秦王敲，以此相互娱乐。”秦王大怒，不答应。于是相如上前献上瓦盆，接着跪下请求秦王。秦王不肯敲瓦盆。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请让我把头颈里的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侍卫要杀相如，相如瞪着眼怒视他们，侍从都被吓退了。于是秦王很不高兴，为赵王敲了一下瓦盆。相如回头召呼赵国的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给赵王敲瓦盆。”秦国的大臣们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为秦王祝福。”蔺相如也反击道：“请用秦国的国都咸阳为赵王祝福。”秦王直到酒宴完毕，始终没有在赵国头上占到上风。赵国这期间也大规模地部置军队来防备秦国进攻，秦国不敢轻举妄动。  渑池之会结束后，赵王回到赵国，因为蔺相如功劳大，封他为上卿，位次在廉颇之上。  廉颇说：“我身为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凭着口舌立了点功，位次却在我之上。况且相如本来是个微贱之人。我感到羞耻，不甘心位居他之下。”并公开扬言说：“我见了蔺相如，定要羞辱他。”相如听说了这话，不肯和他见面。相如每逢上朝时，常常推托有病，不愿跟廉颇争位次的先后，后来相如出门，望见廉颇，他就调转车绕道回避。  于是，相如的门客们都劝相如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眷家人来侍奉您，只是仰慕您的高尚德行啊。现在您和廉颇职位相同，廉将军公然说一些无礼的话，您却害怕而躲避他，恐惧得太过分了。平常的人对此尚且会感到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用，请让我们走吧！”蔺相如坚决挽留他们说：“诸位看廉将军的威风比秦王怎么样？”门客们回答说：“自然不如秦王。”相如说：“凭着秦王那样的威风，可是我蔺相如公开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我虽然无能，难道会单怕廉将军吗？但我想到，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施加武力，只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假如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同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头而把个人的仇怨放在后头啊。”  后来廉颇听到这话，就光着膀子背上荆条，由门客引导着到相如府上赔罪，说：“我这粗野鄙贱的人，不知道将军您竟宽容我到了这种地步啊！”  两人终于彼此和好，成了同生共死的朋友。 |
| 原文 | 翻译 |
|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1][ 楚之同姓：楚王族本姓芈[mǐ]，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封于屈，他的后代遂以屈为姓，瑕是屈原的祖先。]。为楚怀王左徒[2] [楚怀王：楚威王的儿子，名熊槐，公元前328年至前299年在位。左徒：楚国官名，职位仅次于令尹]。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3] [上官大夫：楚大夫。上官，复姓。]。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4] [宪令：国家的重要法令。]，屈平属草稿未定[5] [属ｚｈǔ：撰写。]，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痛心]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四个之：取独]，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6] [《离骚》：屈原的代表作，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关于诗题，后人有二说。一释“离”为“罹”的通假字，离骚就是遭受忧患。二是释“离”为离别，离骚就是离别的忧愁。]。“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反，通“返”。]，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dá]，未尝不呼父母也[7] [反本：追思根本。惨怛：忧伤。]。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见，被：被]，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8] [盖：用以解释原因的连接词。]。《国风》好色[男女爱情]而不淫[过分]，《小雅》怨诽[讥讽指责]而不乱[宣扬作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9] [《国风》：《诗经》内《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地区的民歌的总称，共一百六十篇，其中多反映男女爱情的诗篇。《小雅》：也是《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共七十四篇，其中多指斥朝政缺失，讽刺时事的作品。]。上称帝喾[ｋù]，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讽刺]世事[10] [帝喾：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名。相传是黄帝的曾孙，号高辛氏，齐桓：即齐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汤：商朝的开国君主。武：指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明道德之广崇[广阔崇高]，治乱之条贯[道理]，靡不毕见[=现][11]。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旨]极大，举类迩[ěｒ近]而见义远[12] [指：同“旨”。迩：近。]。其志洁，故其称物芳[13] [称物芳：指《离骚》中多用兰、桂、蕙、芷等香花芳草作比喻。]，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离开ì]濯淖[zhuó nào污浊]污泥之中，蝉蜕[tuì蝉蜕：这里是摆脱的意思]于浊秽[huì]，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兹，黑也]垢，皭然 [jiào皭然：洁白的样子]泥而不滓[ｚǐ污黑]者也[14]。推[推断]其志也，虽[虽然]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15] [ｃｈù绌：通“黜”，废，罢免。指屈原被免去左徒的职位]。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ｚòｎｇ=纵]亲，惠王患之[16] [从：同“纵”。从亲，合纵相亲。当时楚、齐等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楚怀王曾为纵长。惠王：秦惠王，公元前337年至311年在位。]。乃令张仪[魏人，主张“连横”，游说六国事奉秦国，为秦惠王所重]详[=佯]去秦，厚币委[呈献]质[通“贽”，信物]事楚[17]，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ｗū污]之地六百里[18] [商、於：秦地名。商，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於，在今河南内乡东。]。”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派遣使者]如[到]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ｘī希]，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ｇàｉ丐]，遂取楚之汉中地[19] [丹、淅：二水名。丹水发源于陕西商县西北，东南流入河南 。淅水，发源于南卢氏县，南流而入丹水。屈匄：：楚大将军。汉中：今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一带。]。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20] [蓝田：秦县名，在今陕西蓝田西。]。魏闻之，袭楚至邓[21] [邓：春秋时蔡地，后属楚，在今河南邓县一带。]。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22] [明年：指楚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到]楚。”如[到]楚，又因[凭借，依靠厚币用事者臣靳[jìn]尚[23] [靳尚：楚大夫。一说即上文的上官大夫。]，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24] [顾反：回来。反，通“返”。]，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mèi] [25] [唐昧mèi：楚将。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攻楚，杀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26] [秦昭王：秦惠王之子，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小儿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27] [武关：秦国的南关，在今陕西省商县东。]，秦伏兵绝其后，因[于是]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逃亡]赵，赵不内[28] [=纳]。复之[到]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29] [顷襄王：名熊横，公元前298年至前262年在位。令尹：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返]也。屈平既嫉之[也为此怨恨子兰]，虽放流[30] [虽放流：以下关于屈原流放的记叙，时间上有矛盾，文意也不连贯，可能有脱误。]，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返]。冀[希望]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之，取独]。其存君[关怀君王]兴国[振兴国家]，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返]。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无论]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30年为一世]而不见[=现]者[31]，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因为]不知忠臣之分[职分]，故内惑于[被]郑袖，外欺于[被]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xiāo消减]，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被]天下笑，此不知[了解]人之祸也。《易》曰：“井渫[xiè]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32] [《易》：即《周易》，又称《易经》。这里引用的是《易经•井卦》的爻（yáo）辞。渫：淘去泥污。这里以淘干净的水比喻贤人。]。”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诋毁，说坏话]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披]发行吟泽畔[33] [被：通“披”。披发，指头发散乱，不梳不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yú fǔ]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34] [三闾大夫：楚国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官]？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被]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束缚]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变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哺，ｂǔ，食]其糟[酒渣]而啜[ｃｈｕò，喝]其醨 [ｌí，薄酒] [35]？何故怀瑾握瑜[瑾、瑜：均美玉]，而自令见[被]放[放逐]为[呢，表示疑问的语气词] [36]？”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ｍéｎ门]者乎[37] [察察：洁白貌。汶汶：昏暗貌]？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ｈàｏ]之白，而蒙世之温蠖[ｈｕò获]乎[38] [皓皓：莹洁的样子。温蠖：尘滓重积的样子。]？”乃作《怀沙》之赋[39] [《怀沙》：在今本《楚辞》中，是《九章》的一篇。今人多以为系屈原怀念长沙的诗]。于是怀石，遂自投汨[ｍì密]罗以死[40] [汨罗：江名，在湖南东北部，流经汨罗县入洞庭湖。]。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类]者，皆好辞而以赋见[被]称[41] [宋玉：相传为楚顷襄王时人，屈原的弟子，有《九辩》等作品传世。唐勒、景差：约与宋玉同时，都是当时的词赋家]。然皆祖[效法]屈原之从容[委婉含蓄]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xiāo消减]，数十年竟为秦所灭[42] [“数十年”句：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43] [贾生：即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政论家、文学家。长沙王：指吴差，汉朝开国功臣吴芮的玄孙。太傅：君王的辅助官员。]。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44] [湘水：在今湖南省境内，流入洞庭湖。书：指贾谊所写的《吊屈原赋》。]。  太史公曰[45]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yǐng]》，悲[为动]其志[46] [《天问》、《招魂》、《哀郢》：都是屈原的作品。《招魂》一说为宋玉所作。《哀郢》是《九章》中的一篇。]。适长沙，过[经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追怀]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游说]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把……等同看待]死生，轻[把……等闲视之]去就[去：指贬官放逐。就：指在朝任职]，又爽然自失矣[47] [《服鸟赋》：贾谊所作]。” | 屈原名平，与楚国的王族同姓。他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见闻广博，记忆力很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习外交应对辞令。对内与怀王谋划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怀王很信任他。上官大夫和他官位相等，想争得怀王的宠幸，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了就想夺走它，屈原不肯给，他就在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怀王很生气，就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心怀王不能听信忠言，明辨是非，被谗言和谄媚之辞蒙蔽了聪明才智，让邪恶的小人危害公正的人，端方正直的君子则不为朝廷所容，所以忧愁苦闷，写下了《离骚》。“离骚”，就是离忧的意思。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处于困境就会追念本原，所以到了极其劳苦疲倦的时候，没有不叫天的；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没有不叫父母的。屈原行为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谗邪的小人来离间他，可以说到了困境了。诚信却被怀疑，忠实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就是由怨恨引起的。《国风》喜好描述美色却不淫邪，《小雅》写责备怨恨却不随意放纵，而《离骚》，可以说二者都具备了。它对远古称道帝喾，近世称述齐桓公，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用来讽刺当时的政事。阐明道德的广阔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无不完全表现出来。他的文笔简约，词意精微，他的志趣高洁，行为廉正。文章说到的虽然细小，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列举的事例虽然浅近，但含义却十分深远。由于志趣高洁，所以文章中多用香花芳草作比喻，由于行为廉正，所以到死也不为奸邪势力所容。他独自远离污泥浊水之中，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秽，浮游在尘世之外，不受浊世的玷辱，保持皎洁的品质，出污泥而不染。可以推断，屈原的志向，即使和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屈原已被罢免。后来秦国准备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结成合纵联盟互相亲善。秦惠王对此担忧。就派张仪假装脱离秦国，用厚礼和信物呈献给楚王，对怀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齐国与楚国却合纵相亲，如果楚国确实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上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起了贪心，信任了张仪，就和齐国绝交，然后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抵赖说：“我和楚王约定的只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发怒，大规模出动军队去讨伐秦国。秦国发兵反击，在丹水和淅水一带大破楚军，杀了八万人，俘虏了楚国的大将屈匄，于是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怀王又发动全国的兵力，深入秦地攻打秦国，交战于蓝田。魏国听到这一情况，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地。楚军恐惧，从秦国撤退。齐国终于因为怀恨楚国，不来援救，楚国处境极端困窘。第二年，秦国割汉中之地与楚国讲和。楚王说：“我不愿得到土地，只希望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说后，就说：“用一个张仪来抵当汉中地方，我请求到楚国去。”到了楚国，他又用丰厚的礼品贿赂当权的大臣靳尚，通过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编造了一套谎话。怀王竟然听信郑袖，又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在朝中任职，出使在齐国，回来后，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很后悔，派人追张仪，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各国诸侯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楚国将领唐昧。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要求和怀王会面。怀王想去，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可信任，不如不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说：“怎么可以断绝和秦国的友好关系！”怀王终于前往。一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就截断了他的后路，于是扣留怀王，强求割让土地。怀王很愤怒，不听秦国的要挟。他逃往赵国，赵国不肯接纳。只好又到秦国，最后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人都抱怨子兰，因为他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未能回来。屈原也为此怨恨子兰，虽然流放在外，仍然眷恋着楚国，心里挂念着怀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他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世俗总有一天改变。屈原关怀君王，想振兴国家，而且反覆考虑这一问题，在他每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现出来。然而终于无可奈何，所以不能够返回朝廷。由此可以看出怀王始终没有觉悟啊。  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为自己服务，选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的。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发生，而圣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怀王因为不明白忠臣的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军队被挫败，土地被削减，失去了六个郡，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国，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易经》说：“井淘干净了，还没有人喝井里的水，使我心里难过，因为井水是供人汲取饮用的。君王贤明，天下人都能得福。”君王不贤明，难道还谈得上福吗！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愤怒，终于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就放逐了屈原。  屈原到了江滨，披散头发，在水泽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脸色憔悴，身体干瘦。渔父看见他，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父说：“圣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缚，而能够随着世俗变化。整个世界都混浊，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众人都沉醉，为什么不吃点酒糟，喝点薄酒？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沙，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土。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洁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他写了《怀沙》赋。因此抱着石头，就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死了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爱好文学，而以善作赋被人称赞。但他们都效法屈原辞令委婉含蓄的一面，始终不敢直言进谏。在这以后，楚国一天天削弱，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掉。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汉代有个贾谊，担任长沙王的太傅。路过湘水时，写了文章来凭吊屈原。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到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尝不流下眼泪，追怀他的为人。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文中又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却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服鸟赋》，把生和死等同看待，把弃官和得官等闲视之，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 |
| 原文 | 翻译 |
|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xī=僖，用作谥号]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睢[jū]亡魏相秦[1] [亡魏：从魏国逃亡]，以怨魏齐故[2] [以怨魏齐故：因为怨恨魏相魏齐的缘故。魏齐曾屈打范雎几乎致死。]，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3] [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击败魏国驻扎在华阳的军队。梁玉绳《史记志疑》：“[范]睢相在秦昭四十二年[前265]，秦围大梁及破魏华阳二事在昭王三十二、四两年[前275、前273]，其时穰侯相秦也，安得谓因睢怨魏齐而兴兵乎？误矣。”所言当是。]，走[走，使败逃]芒卯[mǎo] [4] [走芒卯：使芒卯战败而逃。]。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5] [仁而下士：仁爱而谦恭地对待贤士。下，降低自己身分，与人交往。]，士无[无：无论]贤不肖[没有才能]皆谦而礼交之[6]，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7] [食客：指投靠强宗族并为其服务以谋取衣食的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公子与魏王博[8] [博：下棋。“博”是古代的一种棋类戏术。]，而北境传举烽[9] [举烽：发出警报。古代戍守遇到紧急情况时，即在高架上升起薪火以示报警，称为“举烽”。烽，烽火。]，言“赵寇至，且入界[10] [且：将要、就要。]”。魏王释博[11] [释：放下]，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12] [阴事：秘密的事情。]，赵王所为，客辄以[之]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13] [夷门：大梁城的东门名。监者：看守城门的人。]。公子闻之，往请[请：拜见] [14]，欲厚遗[遗：赠送]之[15]。[侯嬴]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数十年[16] [脩：通“修”。絜：通“洁”。]，终不以[因为]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17] [从：使跟随，带着。]，虚左[18] [虚左：空出左方的座位。古代乘车以左位为尊位。]，自迎夷门侯生[19] [侯生：即侯嬴。生，“先生”的省称。]。侯生摄敝衣冠[20] [摄：整理。敝：破旧。]，直上载[乘坐]公子上坐[21]，不让[谦让]，欲以[之]观公子。公子执辔[握着驾车的马缰绳]愈恭[22]。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屠：指宰牲畜的地方]中，愿枉[枉：委屈]车骑过[过：拜访、探望]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pì’nì=睥睨，眼睛斜着看，含有高傲之意]故[故意]久立[23]，与其客语，微[微：暗暗地]察公子[24]。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25] [举酒：即举酒开宴之意。]。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26] [从骑：指随从人员。]。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谢：告辞]客就车[27]。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28] [遍赞宾客：普遍向宾客赞扬地介绍侯生。另一解，把宾客一一称述于侯生之前]，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为……祝寿]侯生前。侯生因[趁机]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难为，使人为难]公子亦足矣[29]。嬴乃夷门抱关者[抱门插关的人]也[30]，而公子亲枉[委屈]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31] [有所过：有拜访朋友的事。指拜访朱亥。另一解，有过分的表示。]，今公子故[故：乃，竟然。另一解，故通“固”，的确。]过之[32]。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礼贤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多次]请之[33]，朱亥故不复谢[答谢] [34]，公子怪[意动用法，对……觉得奇怪]之。  魏安釐[xī=僖]王二十年[35] [魏安釐王二十年：即前257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36] [破赵长平军：指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射杀赵将赵括，赵兵四十万人投降，尽被坑杀]，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37] [平原君：即赵公子赵胜。]，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使动]晋鄙，留军壁[扎营驻守]邺[38]，名为救赵，实持两端[采取动摇不定的两面倒的策略]以观望[39]。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形容使臣连续不断地到来。冠盖，古时官员的冠服和他们车乘的篷盖；属：连续]于魏[40]，让[责备]魏公子曰[41]：“胜所以自附[自愿依托]为婚姻者[42]，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即使]轻胜[43]，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劝说，说服]王万端[各个方面，各种办法] [44]。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ｄｕó，揣度，估计]终不能得之于王，计[计：决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凑集，备办]车骑百余乘[45]，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惧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46] [辞决：告辞诀别。决，同“诀”，多指不易再见的离别。]，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47] [备：完备，周到。]，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48] [曾：竟，却。]，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他端：其他办法]而欲赴秦军[49]，譬若以肉投馁虎[饥饿的老虎。馁：něi，饥饿：冻～。] [50]，何功之有哉？[宾语前置]尚安事客[51] [尚安事客：还要宾客干什么用？尚，还；安，何；事，用。]？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 [趁机]问。侯生乃屏人间语[52] [屏人：让旁人离开。屏，使退避。间语：秘密地谈话。间，私。]，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53] [兵符：古代调发军队的凭证。用铜铸成虎形，背有铭文，剖为两半，右半留中央，左半授予统兵将帅，调兵时由使臣持符验合后生效，又称铜虎符。卧内：卧室。]，而如姬最幸[受宠爱] [54]，出入王卧内，力[尽力]能窃之[55]。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资：蓄积]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没有可推辞的，不会推辞] [56]，顾[只是]未有路[行动的机会]耳[57]。公子诚[如果]一开口请如姬[58]，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伐，功劳、功绩。]也[59] [五霸，春秋时在诸侯中势力强大，称霸一时的五个诸侯盟主。其说不一，通行的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60] [《孙子兵法•九变篇》：“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将领统兵作战时，有机断处置的权力，不是一切都要请示国君。]，以便[便利，有利]国家[61]。公子即合符[62] [即：即使。]，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63] [复请之：再向魏王请示。]，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huò zè]宿将[64] [嚄唶宿将：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嚄唶，形容气概豪迈，无所顾忌。《正义》引《类声》云：“嚄，大笑。唶，大呼。” 宿将：sù jiàng久经战阵的将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65] [市井：市场。鼓刀：屠宰牲畜时击刀作声，称为“鼓刀”。]，而公子亲数存[问候]之[66]，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67] [效命之秋：贡献生命的时候。]。”遂与公子俱。公子过[去]谢[告辞]侯生[68]。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请……允许]数[数：计算]公子行日[69]，以[在]【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北乡自刭：面向北方刎颈自杀。乡，通“向”，面向；jǐng 用刀割颈]，以送[送：致，答谢的意思]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jiǎo 假托(命令)]魏王令代晋鄙[70]。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71] [单车：指只有所乘车辆而无随护的兵车。]，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72] [袖：藏在袖中。]，椎杀晋鄙，公子遂将[统帅]晋鄙军。勒[约束、整顿]兵[73]，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回家奉养父母] [74]。”得选兵八万人[75] [选兵：选出的精兵]，进兵击秦军。秦军解[解除]去[76]，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lán]矢为公子先引[77] [负韊矢：背着盛满箭支的囊袋。韊lán，盛箭的囊袋。]。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78] [使将将其军：前“将”字，将官；后“将”字，率领。]，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德：感激]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79]，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骄矜：骄傲自大]而有自功[自功：自己认为有功]之色[80]。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自立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埽[埽：通“扫”。]除自迎[81]，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82] [引公子就西阶：古代迎宾升堂的礼节规定，主人从东阶上，宾客从西阶上，以示尊敬。宾客若自谦降低身分，则与主人同从东阶升堂。就，靠近。]。公子侧行辞让[83] [侧行：侧着身子走。表示谦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84] [口不忍：不好开口。]，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ｈàｏ]为公子汤沐邑[85] [汤沐邑：古代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邑内的收入供诸侯来朝时斋戒自洁之用。这里是指供养生活取用的地方。]，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 魏公子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弟。昭王去世后，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当时范睢从魏国逃出到秦国任秦相，因为怨恨魏相魏齐屈打自己几乎致死的缘故，就派秦军围攻大梁，击败了魏国驻扎在华阳的部队，使魏将芒卯战败而逃。魏王和公子对这件事十分焦虑。  公子的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士人无论有无才能或才能大小，他都谦恭有礼地同他们交往，从来不敢因为自己富贵而轻慢士人。因此方圆几千里的士人都争相归附于他，招徕食客三千人。当时，诸侯各国因公子贤德，宾客众多，连续十几年不敢动兵谋犯魏国。  有一次，公子跟魏王正在下棋，不想北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将进入边境。”魏王立即放下棋子，就要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公子劝阻魏王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又接着跟魏王下棋如同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可是魏王惊恐，心思全没放在下棋上。过了一会儿，又从北边传来消息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魏王听后大感惊诧，问道：“公子是怎么知道的？”公子回答说：“我的食客中有个人能深入底里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有什么行动，他就会立即报告我，我因此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魏王畏惧公子贤能，不敢任用公子处理国家大事。  魏国有个隐士叫侯嬴，已经七十岁了，家境贫寒，是大梁城东门的看门人。公子听说了这个人，就派人去拜见，并想送给他一份厚礼。但是侯嬴不肯接受，说：“我几十年来修养品德，坚持操守，终究不能因我看门贫困的缘故而接受公子的财礼。”公子于是就大摆酒席，宴饮宾客。大家来齐坐定之后，公子就带着车马以及随从人员，空出车子上的左位，亲自到东城门去迎接侯先生。侯先生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帽，就径直上了车子坐在公子空出的尊贵座位，丝毫没有谦让的意思，想借此观察一下公子的态度。可是公子手握马缰绳更加恭敬。侯先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街市的屠宰场，希望委屈一下车马载我去拜访他。”公子立即驾车前往进入街市，侯先生下车去会见他的朋友朱亥，他斜眯缝着眼看公子，故意久久地站在那里，同他的朋友聊天，同时暗暗地观察公子。公子的面色更加和悦。在这个时候，魏国的将军、宰相、宗室大臣以及高朋贵宾坐满堂上，正等着公子举杯开宴。街市上的人都看到公子手握缰绳替侯先生驾车。公子的随从人员都暗自责骂侯先生。侯先生看到公子面色始终不变，才告别了朋友上了车。到家后，公子领着侯先生坐到上位上，并向全体宾客赞扬地介绍了侯先生，满堂宾客无不惊异。大家酒兴正浓时，公子站起来，走到侯先生面前举杯为他祝寿。侯先生趁机对公子说：“今天我侯嬴为难公子也够劲了。我只是个城东门抱门插关的人，可是公子委屈车马，亲自在大庭广众之中迎接我，我本不该再去拜访朋友，今天公子竟屈尊陪我拜访他。可我也想成就公子的名声，故意让公子车马久久地停在街市中，借拜访朋友来观察公子，结果公子更加谦恭。街市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是个高尚的人能礼贤下士啊。”在这次宴会散了后，侯先生便成了公子的贵客。  侯先生对公子说：“我所拜访的屠夫朱亥，是个贤能的人，只是人们都不了解他，所以隐没在屠夫中罢了。”公子曾多次前往拜见朱亥，朱亥故意不回拜答谢，公子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秦昭王已经在长平大败赵国军队，接着进兵围攻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多次给魏王和公子送信来，向魏国请求救兵。魏王派将军晋鄙带领十万之众的部队去救赵国。秦昭王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使臣告诫魏王说：“我就要攻下赵国了，这只是早晚的事，诸侯中有谁敢救赵国的，拿下赵国后，一定调兵先攻打它。”魏王很害怕，就派人阻止晋鄙不要再进军了，把军队留在邺城扎营驻守，名义上是救赵国，实际上是采取两面倒的策略来观望形势的发展。平原君使臣的车子连续不断地到魏国来，频频告急，责备魏公子说：“我赵胜之所以自愿依托魏国跟魏国联姻结亲，就是因为公子的道义高尚，能热心帮助别人摆脱危难。如今邯郸危在旦夕，早晚就要投降秦国，可是魏国救兵至今不来，公子能帮助别人摆脱危难又表现在哪里！再说公子即使不把我赵胜看在眼里，抛弃我让我投降秦国，难道就不可怜你的姐姐吗？”公子为这件事忧虑万分，屡次请求魏王赶快出兵，又让宾客辩士们千方百计地劝说魏王。魏王由于害怕秦国，始终不肯听从公子的意见。公子估计终究不能征得魏王同意出兵了，就决计不能自己活着而让赵国灭亡，于是请来宾客，凑集了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宾客赶到战场上去同秦军拼一死命，与赵国人一起死难。  公子带着车队走过东门时，去见侯先生，把打算同秦军拼一死命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侯先生。然后向侯先生诀别准备上路，行前侯先生说：“公子努力干吧，老臣我不能随行。”公子走了几里路，心里不痛快，自语道：“我对待侯先生算是够周到的了，天下无人不晓，如今我将要死难可是侯先生竟没有一言半语来送我，我难道对待他有闪失吗？”于是又赶着车子返回来，想问问侯先生。侯先生一见公子便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又接着说：“公子好客爱士，闻名天下。如今有了危难，想不出别的办法却要赶到战场上同秦军拼死命，这就如同把肥肉扔给饥饿的老虎，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这样的话，还用我们这些宾客干什么呢？公子待我情深意厚，公子前往可是我不送行，因此知道公子恼恨我会返回来的。”公子连着两次向侯先生拜礼，趁机问对策。侯先生就让旁人离开，同公子秘密交谈，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的卧室内，在妻妾中如姬最受宠爱，她出入魏王的卧室很随便，只要尽力是能偷出兵符来的。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死，如姬报仇雪恨的心志积蓄了三年之久，从魏王以下的群臣左右都想为如姬报仇，但没能如愿。为此，如姬曾对公子哭诉，公子派门客斩了那个仇人的头，恭敬地献给如姬。如姬要为公子效命而死，是在所不辞的，只是没有行动的机会罢了。公子果真一开口请求如姬帮忙，如姬必定答应，那么就能得到虎符而夺了晋鄙的军权，北边可救赵国，西边能抵御秦国，这是春秋五霸的功业啊。”公子听从了侯嬴的计策，请求如姬帮忙。如姬果然盗出晋鄙的兵符交给了公子。  公子拿到了兵符准备上路，侯先生说：“将帅在外作战时，有机断处置的权力，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以有利于国家。公子到那里即使两符相合，验明无误，可是晋鄙仍不交给公子兵权反而再请示魏王，那么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跟您一起前往，这个人是个大力士。如果晋鄙听从，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不听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公子听了这些话后，便哭了。侯先生见状便问道：“公子害怕死呀？为什么哭呢？”公子回答说：“晋鄙是魏国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我去他那里恐怕他不会听从命令，必定要杀死他，因此我难过地哭了，哪里是怕死呢？”于是公子去请求朱亥一同前往。朱亥笑着说：“我只是个市场上击刀杀生的屠夫，可是公子竟多次登门问候我，我之所以不回拜答谢您，是因为我认为小礼小节没什么用处。如今公子有了急难，这就是我为公子杀身效命的时候了。”就与公子一起上路了。公子去向侯先生辞行。侯先生说：“我本应随您一起去，可是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不能成行。请允许我计算您行程的日期，您到达晋鄙军部的那一天，我面向北刎颈而死，来表达我为公子送行的一片忠心。”公子于是上路出发。  到了邺城，公子拿出兵符假传魏王命令代替晋鄙担任将领。晋鄙合了兵符，验证无误，但还是怀疑这件事，就举着手盯着公子说：“如今我统帅着十万之众的大军，驻扎在边境上，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任，今天你只身一人来代替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正要拒绝接受命令。这时朱亥取出藏在衣袖里的四十斤铁椎，一椎击死了晋鄙，公子于是统帅了晋鄙的军队。然后整顿部队，向军中下令说：“父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队里的，长兄回家；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经过整顿选拔，得到精兵八万人。开跋前线攻击秦军。秦军解围撤离而去，于是邯郸得救，保住了赵国。赵王和平原君到郊界来迎接公子。平原君替公子背着盛满箭支的囊袋走在前面引路。赵王连着两次拜谢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一个赶上公子的。”在这个时候，平原君不敢再拿自己跟别人相比了。公子与侯先生诀别之后，在到达邺城军营的那一天，侯先生果然面向北刎颈而死。  魏王恼怒公子盗出了他的兵符，假传君令击杀晋鄙，这一点公子也是明知的。所以在打退秦军拯救赵国之后，就让部将带着部队返回魏国去，而公子自己和他的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感激公子假托君命夺取晋鄙军权从而保住了赵国这一义举，就与平原君商量，把五座城邑封赏给公子。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露出了居功自满的神色。门客中有个人劝说公子道：“事物有不可以忘记的，也有不可以不忘记的。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假托魏王命令，夺取晋鄙兵权去救赵国，这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劳了，但对魏国来说那就不算忠臣了。公子却因此自以为有功，觉得了不起，我私下认为公子实在不应该。”公子听后，立刻责备自己，好像无地自容一样。赵国召开盛大欢迎宴会，赵王打扫了殿堂台阶，亲自到门口迎接贵客，并执行主人的礼节，领着公子走进殿堂的西边台阶。公子则侧着身子走一再推辞谦让，并主动从东边的台阶升堂。宴会上，公子称说自己有罪，对不起魏国，于赵国也无功劳可言。赵王陪着公子饮酒直到傍晚，始终不好意思开口谈封献五座城邑的事，因为公子总是在谦让自责。公子终于留在了赵国。赵王把鄗[ｈàｏ]邑封赏给公子，这时魏王也把信陵邑又奉还给公子。公子仍留在赵国。 |
| 原文 | 翻译 |
|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6]，贯六艺[7]。  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8] [骄尚：骄傲自大。尚，矜夸，自以为是。]。常从容淡静[9] [从容淡静：举止恬淡安静。从容，举动，一举一动。]，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10] [永元：汉和帝刘肇(公元89-105年在位)的年号。]，举孝廉[11]，不行[12]；连辟公府[13] [多次被三公府征召。连辟，屡次被征召。辟，征召。]，不就[14] [不应召]。  时天下承平日久[15] [当时天下长久太平无事。承平，连续太平。日久，时日长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16] [从王侯以下，贵族没有不极度奢侈的。莫，没有谁。逾，过份。]。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17] [拟：摹拟，摹仿。]，因以讽谏[18] [从而用它劝谏。因，连词，因而，从而。以讽谏，是“以之讽谏”的省文。之，指上文所讲《二京赋》。讽谏，用委婉的言辞规劝在上位者。]，精思傅会[19] [精思傅会：精心构思铺陈。]，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20] [又作邓陟，zhì汉大将军。奇其才：以其才为奇，认为张衡的才能不一般。奇,形意动]，累召不应[21] [累：屡次，多次]。  衡善机巧[22] [机巧：机械的巧妙]，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23] [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尤其尽心钻研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24] [汉安帝常听说张衡擅长术数之学。术学，术数之学。]，公车特征[25] [派公家的车子特意去召请。特征，特意征召。]，拜郎中[26] [任命做郎中。拜，委任，授予官职。郎中，在宫廷内充任服务、侍卫的官职。]，再迁为太史令[27] [升任太史令。迁，升或降职，这里指升官。]。遂乃研覈[=核]阴阳[28] [研覈阴阳：研究考察自然界的变化。研覈，研究考察。覈，同“核”，考核]，妙尽璇机之正[29] [精妙透彻地研究测天仪的道理。尽，用作动词，尽知，透彻地了解。璇机，带玉饰的测天仪，或作“璇玑”，义同。正，正理，道理。]，作浑天仪[30]，著《灵宪》《算罔论》[31]，言甚详明。顺帝初[32]，再转复为太史令[33] [经过两次变换，又任太史令的职务。再，两次。转，变换官职。]。衡不慕当世[34] [不羡慕当权。当世，当官掌权]，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35] [所做的官职经常是长年不得升迁。居，处，担任。辄，副词，每每。积年不徙，积多年不得升迁] 。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36] [即公元132年。阳嘉，汉顺帝的年号]，复造候风地动仪[37] [一种测试地震方位的仪器，原物已失传。古人认为地震是天气变化引起的，天风与地气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候风”就是观测四面八方之风、气，故称地动仪为“侯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38] [圆的直径八尺。员，“圆”的古字。汉代一尺约合0.2368米，八尺约近二米，可见地动仪是相当大的。]，合盖隆起[39] [盖上盖儿鼓溜溜的]，形似酒尊[40] [酒尊：酒器。尊，后作“樽”，高装的酒器，与今罐子相似，略高，口略大。]，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41] [意即“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用篆文、山、龟、鸟、兽等图案装饰。据王振铎等考证，地动仪装饰的篆文是表明方位的八方卦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山形装饰在器脚，东南西北四方饰有代表四方的龙、虎、朱雀、玄武。]。中有都柱[42] [尊内正中有大的精铜住。都柱，是地动仪中心的震摆的名称。都，总，大。]，傍行八道[43] [依傍着都柱设置八条滑道。傍，依傍，挨着。行，排列，设置。八道，指都柱四周的八条滑道，滑道成条辐放射状排列在一起，都柱倒向哪一方就沿哪一方的滑道倾滑]，施关发机[44] [设置机关控制龙首上的机件。施，设置。发，拨动，控制]，外有八龙，首衔铜丸[45] [应为“龙首之口衔铜丸”。意思是：每条龙的口中衔一铜丸]，下有蟾蜍[46] [癞蛤蟆]，张口承之[47] [承接铜丸。之，指铜丸]。其牙机巧制[48] [牙机：八道中有八个机件分别连在仪器外面的龙首的颔上，这个机件叫牙机。都柱顺滑道倒向某方，推动某方滑道中的牙机，使龙口张开，铜丸就自动落入蟾蜍口中。巧制：制作得十分精巧。]，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49] [周密无际：严实没有缝隙。际，缝隙。]。如有地动，尊则振龙[50] [尊则振龙：意思是，尊中都柱振动龙首上的机关。]，机发吐丸[51] [牙机发动，龙口吐出铜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52] [(铜丸落入蟾蜍口中)振荡发出的声音激越响亮。　激扬，激越扬起。]，伺者因此觉知[53] [观察地震仪的人。伺，察看]。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54] [寻其方面：意思是，寻求丸落的方向。方面，方位面向的方向。方，方位。面，面向，朝向]，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55] [拿实际发生的情况检验它]，合契若神[56] [彼此相符，灵验如神。契，契约，契约一式几份，完全相同。若神，如神。]。自书典所记[57] [这里泛指文字记载的书籍]，未之有也[58] [即“未有之”，没有过这种事。宾语前置。之，指测定结果与事实“合契若神”的事。]。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59] [曾经有一条龙的牙机发动了，而没有发觉地动。尝，曾经。]，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60] [全都怀疑地动仪没有效验。咸，全部。怪，怀疑。征，验征，效验。]。后数日驿至[61] [数日之后驿站传递公文的人到达。驿，古代驾车或马传递公文，沿路休息的地方叫驿，传递文书的信使也叫驿。]，果地震陇西[62] [汉代郡名，地在今甘肃省兰州市，陇西县、临洮县一带。]，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63] [从哪一方向发起]。  时政事渐损[64] [当时皇帝处理政事日渐减少。损，减少。]，权移于下[65] [权力移落到臣下之手。从下文“阉竖恐终为其患”看，这里的“下”，当指阉宦。]，衡因上疏陈事[66] [封建社会中，给最高统治者的奏议。陈：陈述]。后迁侍中[67] [是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的官员。]，帝引在帷幄[68] [皇帝招请他在内宫。引，招请。帷幄，原指帐幕，因为古代帝王吃饭、休息时，都张帷帐以为宫，所以“帷幄”在这里特指皇帝身边或内宫。]，讽议左右[69] [在皇帝的身边对政事提出批评或建议。讽，以婉言规劝在上位的人。议，建议]。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70] [天下人痛恨的事情。疾恶，痛恨。]。宦官惧其毁己[71] [毁：讲别人的过错。]，皆共目之[72] [用眼睛盯着他，即“怒视他”的意思。目，用作动词，用眼睛看。]，衡乃诡对而出[73] [诡言相对，不用实话对答。诡，不实在]。阉竖恐终为其患[74] [阉竖：对宦官的鄙贱称呼。为其患：遭受他的祸害。]，遂共谗之[75] [谗：用言语陷害别人。]。衡常思图身之事[76] [谋求(保全)自身的事。图，谋虑]，以为吉凶倚伏[77] [吉凶倚伏：语出《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是，吉和凶都是互相依存的。]，幽微难明[78] [幽微：幽深微妙。难明：难以知晓。]。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79] [宣寄情志：表达寄托感情的抱负。宣，示，表达。情志，感情和志向。]  永和初[80] [汉顺帝的一个年号。]，出为河间相[81] [出京师任河间王的相。为，动词，担任。当时河间王名刘政，封国在河间(在今河北省河间县西南)。相，代替国王管理民事的官员。]。时国王骄奢[82] [国王：郡国的王。此指河间封国的王刘政。骄奢：骄横奢侈。]，不遵典宪[83] [典宪：法律和制度。典，法典。宪，法制。]，又多豪右[84] [豪右：指有权势有地位的家族。古代贫民居闾门之左，富家居闾门之右，故称富豪为豪右，或闾右。]，共为不轨[85] [不轨：不行正道，不守法度。轨，用作动词，遵守法度。]。衡下车[86] [下车：此指刚刚到任。]，治威严[87] [治威严：指建立威势和尊严。治，整治。威，威势。严，尊严。]，正法度[88] [整顿法制。]。阴知奸党名姓[89] [暗中探知]，一时收禽[=擒, 搜捕] [90] [同时搜捕]，上下肃然，称为政理[91] [政理：政治得到治理，即政治上了轨道。理，治。]。视事三年[92] [视事：管事，处理公务。]，上书乞骸骨[93] [意思是请求退休。骸骨，指身体。封建社会，人臣事君，身非已有，所以请求退休称“乞骸骨”，意思是乞求赐给自己的身体回家。]，征拜尚书[94] [征拜：聘请任命。尚书：按汉制(东汉)：取孝廉后，有才能的入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称尚书郎。]。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著《周官训诂》[95] [周官训诂：解释周代《周官》文字意义的书。《周官》，即《周礼》。]，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96]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省涿县)人，张衡的好友。不能有异于诸儒也：意思是和诸儒相比没有什么创见。有异，有差别。]。又欲继孔子《易说》《彖tuàn》、《象》残缺者[97] [易说：解释《易经》的著作，又称《十翼》。其中包括《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等篇。彖:《易经》中解释卦义的文字：～辞（亦称“卦辞”）]，竟不能就[98] [就：完成]。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gào》、《县[=玄]图》[99] [县图：《张衡集》作《玄图》。]，凡三十二篇。 |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张衡年轻时就善于写文章，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学习，并趁此机会前往京城洛阳，到太学观光、学习，于是通晓了五经、六艺。  虽然才学高出当时一般人，却没有骄傲自大的情绪。[他]总是从容不迫，淡泊宁静，不爱和庸俗的人们往来。[汉和帝]永元年间，被推荐为孝廉，没有去应荐；三公官署屡次召请去任职[他]也不去应召。  当时社会长期太平无事，从王侯直到下边的官吏，没有谁不过度奢侈的。张衡就仿照班固的《两都赋》写了一篇《二京赋》，用来讽喻规劝。精心地构思写作，[经过]十年才完成。大将军邓骘认为他是奇才，多次召请，[他]也不去应召。  张衡擅长机械方面制造的技巧，尤其专心研究天文、气象、岁时节候的推算。汉安帝常听说张衡精通天文、历法等术数方面的学问，就派官府专车，特地召请[张衡]任命他为郎中，后又升为太史令。于是他研究、考察了自然界的变化，精妙透彻地掌握了测天仪器的原理，制造了浑天仪，写了《灵宪》、《算罔论》等关于历法、数学方面的论著，论述十分详尽明白。 [汉]顺帝初年，[张衡]又被调回重当太史令。他不慕高官厚禄，所担任的官职，常常多年得不到提升。从离开太史令职务，五年后又恢复原职。    [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是用纯铜铸造的，直径有八尺，盖子中央凸起，样子象个大酒樽。外面用篆体文字和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内部中央有根粗大的铜柱，铜柱周围伸出八条滑道，[还]装置着枢纽，[用来]拨动机件。外面有八条铜龙，龙口各含一枚铜丸，[龙头]下面各有一个蛤蟆，张着嘴巴，准备接住龙口吐出的铜丸，仪器的枢纽和机件制造的巧妙，都隐藏在酒樽形的仪器中，覆盖严密得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仪器外面的龙就震动起来，机关发动，龙口吐出铜丸，下面的蛤蟆就把它接住。[铜丸]震击的声音清脆响亮，守候仪器的人因此知道发生了地震。[地震发生时]虽然只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另外七个龙头丝毫不动，寻找它的方向，就能知道地震的地方。用实际发生的地震来检验仪器，彼此完全相符，真是灵验如神。从古籍的记载中，还看不到这样的仪器。曾有一次，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里的学者都惊异地动仪这次怎么不灵验了。几天后，驿站上传送文书的人来了，证明果然在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于是全都叹服地动仪的巧妙。从此以后，[朝廷]就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  当时政治越来越腐败，大权落到了宦官手里，张衡于是给皇帝上疏陈述政事，提出关于政事的意见。后来张衡升任侍中，顺帝任用他入宫廷，在自己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顺帝曾经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便用一些不易捉摸的话回答后出来了。这些阉人竖子还是担心张衡终究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就群起而毁谤张衡。张衡也常考虑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祸福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知道。于是作《思玄赋》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感情志趣。  [顺帝]永和初年，张衡被调出京城，去当河间王刘政的相国。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法令制度；[河间地区]又有很多豪门大户，和刘政一道胡作非为，张衡一到任就树立威信，整顿法制，暗中探知一些奸党分子的姓名，一下子全都抓起来，官民上下都很敬畏，赞颂河间地区政治清明。张衡治理河间政务三年后，就向朝廷上书，请求辞职告老还乡，朝廷却把他调回京城，任命为尚书。[张衡]活到六十二岁，永和四年与世长辞。    著《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其他儒生的说解没有区别。又想继承孔丘研究《易经》的《彖》、《象》等篇的残缺部分，但终于没有完成。所著的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共三十二篇。 |
| 原文 | 翻译 |
|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niè]人［1］[啮：咬。]，无御之者。然得而腊[ｘī]之以为饵［2］[腊：干肉。这里作动词，有“风干”之意。]，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3］[大风：麻疯病。挛踠[luánwǎn]：一种手脚拳曲不能伸直的病。瘘：颈部肿烂流脓。疠：恶疮。]，去死肌，杀三虫［4］[三虫：古时道家迷信的说法，认为人的脑、胸、腹三部分有“三尸虫”，此虫作崇，有关部分即得病。]。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5］[太医：唐代设太医署，有令二人，其下医师为皇室治病。]，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兼词]。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于＋是]，吾父死于是[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shuò]矣［6］[数：多次]。”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怨恨]之乎？余将告于莅[ｌì]事者［7］[莅事者：管这事的官吏]，更[gēng改变，改换]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之]而生[使……生]之乎？则吾斯役之[取独]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取独]甚也。向[从前。这里有假使的意思]吾不为斯役［8］，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生＋日]蹙[cù紧迫:穷蹙]。殚[dān用尽,竭尽]其地之出[出产的东西，动作名]，竭其庐之入[收入的东西，动作名]；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ｂó]［9］[顿：劳累。踣：倒毙](互文见义)；触风雨，犯寒暑(互文见义)，呼嘘毒疠[毒雾瘴气]，往往[常常]而死者相籍也。曩[nǎng]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语气词，了]；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因为]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huī]突乎南北［10］[隳突：骚扰] (互文见义)，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xún]而起［11］[恂恂：小心谨慎的样子]，视其缶 [ｆǒｕ]［12］[缶：小口大腹的瓦罐]，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饲，饲养]之，时而献焉[它]。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语气词，了]，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每天]有是哉！今虽[即使]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13］[苛政猛于虎也：据《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还]信［信：诚实，不欺骗］。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sì等待］夫观人风者得焉［14］[人风：民风。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凡遇“民”字皆写为“人。焉，它，只本文]] | 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怪的蛇，它黑色的底子，白色的花纹，接触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咬到人，没有能够抗得住的。但是捉到它杀死风干做成药物，却可以治愈麻疯、风湿性关节炎、颈部脓肿、毒疮，除去坏死的肌肉，杀死危害人体的三尸虫。当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毒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这种蛇的人，可以用蛇充抵他应交纳的租税。永州的人都争着去干这件差事。  有一个姓蒋的，享有捕蛇免租的好处已经有三代了。我问起这件事，他说：“我祖父死在捕蛇这差事上，我父亲死在捕蛇这差事上，如今我继承祖业干这差事已经十二年，有好几次也差点被蛇咬死。”说着，露出很悲伤的神色。  我很怜悯他，就说：“你怨恨这差事吗？我准备去告诉掌管这事的官吏，让他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你看怎么样？”  姓蒋的一听更加伤心，他眼泪汪汪地说：“你是哀怜我，想让我活下去吗？那么我这差事的不幸，远比不上恢复我纳税的痛苦那样厉害呀。假使当初我不干这捕蛇的差事，那早就困苦不堪了。从我家三代住在此地以来，算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而乡邻们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困难。他们拿出地里的全部出产，交出家里的一切收入；哭哭啼啼地背井离乡，因饥渴劳累而倒毙在地；一路上被风吹雨淋，冒严寒酷暑，呼吸毒雾瘴气，常常因此死掉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从前和我祖父同居一村的人，现在十家中剩下的不到一家了；和我父亲同居一村的人，现在十家中剩下的不到两三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如今十家中剩下的也不到四五家了：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而我却因为捕蛇才幸存下来。那凶狠的差役来到我们村里时，到处吵闹，到处骚扰，吓得人们乱喊乱叫，连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只要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那贮蛇的瓦罐子，见我捕的蛇还在里面，就放心倒头大睡。平时我小心地喂养蛇，到规定交纳的时间就去上交。回家后就怡然自得地享用自己田地里出产的东西，这样来安度天年。因为一年之中冒生命危险的时机只有两次，其他的时候都过着心情舒畅的生活，哪会象我的乡邻们那样天天担惊受怕呢！我现在即使就死在捉蛇上面，比起我乡邻们的死亡那已晚得多了，又怎么敢怨恨呢！”  我听了更加难过。孔子曾经说过：“暴政比老虎更加凶恶啊。”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现在拿姓蒋一家的遭遇来看，这话还真是确实的。唉，谁知道横征暴敛对百姓的毒害比毒蛇更厉害呢！因此我才写了这篇文章，留待那些考察民情风俗的官吏得到它（参考）。 |
| 原文 | 翻译 |
|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1] [公元1276年10月19日。德祐，宋恭帝赵显的年号。]，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2] [我被任命做右丞相兼枢密使。除，委任官职。右丞相，与左丞相并为南宋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辅佐皇帝，管理全国政务。枢密使，执掌军政，统帅全国军队，为武臣之首。南宋时丞相照例要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3] [统管各路军队。都督，统率。路，宋制，中央政府下设路，路下设府，所以这里的路是地方行政机构。]。时北兵已迫修（脩）门外[4] [北兵：指元兵。本文都以“北”代指“元”。修门：都门。这里指南宋都城临安的城门。当时元兵已到首都临安城北的高亭山，离城仅三十里。]，战、守、迁皆不及施[5] [迁：迁都。不及施：来不及进行。施，施行。]。缙绅、大夫、士萃[cuì聚集]于左丞相府[6] [缙绅、大夫、士：指大小官员。缙绅，做官的人。萃：聚集。左丞相府：指吴坚的宅院。]，莫知计所出[7] [没有谁能知道办法从何而出。莫，表否定的无定代词，没有谁。]。会使辙交驰[8] [正赶上使者的车辆往来奔走。意思是，使者往来不断。会，适逢，正赶上。辙，车辙，这里指车辆。]，北邀当国者相见[9] [元人邀请主持国家政务的人。当国者，掌管国务的人，如丞相。]，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10] [大家(都)认为我去一趟为国可以解除祸患。一行，去一次，指作为使者出行一次。为，介词，后省略宾语，当指国家。纾，缓和，解除。]。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11] [不能吝惜自己的生命。得，能，表示客观情况允许。爱，吝惜。身，身体，指性命。]；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12] [估计元人也还可以用言语说动。意，估计，料想。可，可以。以口舌动，用言语打动。]。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13] [没有留在元军回不来的。]，予更欲一觇北[14] [觇：察看]，归而求救国之策[15] [回来后再寻求救国的办法]。于是辞相印不拜[16] [辞去丞相的职务。相印，丞相的印。不拜，不上任]，翌日[17] [明天，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行[18] [以资政殿学士的身分出行。资政殿学士，宋时设殿阁学士制，学士掌管皇帝文牍，备充文物典章顾问之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19] [抗争的话慷慨激昂]，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20] [立即轻视我(指宋朝)。遽，立即，马上。]。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21] [吕师孟制造坏事于前。吕师孟，宋判将吕文焕的侄子，宋朝的兵部侍郎。曾在德祐元年十二月出使元军，卑躬屈膝，称侄纳币，以求和议。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出使元军正抗争不下，而吕师孟在此前却公然向元军献上降表，故云“构恶于前”。构恶，制造坏事。]，贾余庆献谄于后[22] [贾余庆卖国媚敌于后。据载：贾余庆与文天祥一起出使元军，但他却背着文天祥向元献媚，开列宋朝统治域内土地清册，捧“请降表”，向敌人请降。“献媚于后”即指此。]，予羁縻不得还[23] [羁縻：拘留。因吕师孟与贾余庆毫无骨气的卖国行为，使元酋“遽轻吾国”，而羁縻文天祥。]，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24] [自度：独自估量。度，揣测，估量。不得脱：不能脱身。]，则直前诟虏帅失信[25] [上前直言诟骂元军统帅失去诚信。诟，怒骂。虏帅，元军的统帅，指当时率兵侵宋的元丞相伯颜。《指南录》另一首《纪事》的诗序说，本来说定事情办完即让文天祥回去，但元军却把贾余庆等放回，单独扣留了文天祥，故为“失信”。]，数[责备]吕师孟叔侄为逆[26] [责骂吕师孟叔侄为叛逆。数，责备。据载，文天祥责骂伯颜，吕文焕从旁劝解，文天祥怒斥为叛逆。]。但欲求死[27] [但：只]，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28] [貌敬：外表尊敬]，实则愤怒。二贵酋曰“馆伴”[29] [两名元军首领名义上说是宾馆中陪伴的人。二贵酋，元军中地位高的首领，指万户蒙古岱、宣抚索多二人。“馆伴”，即宾馆中作伴的人]，夜则以兵围所寓舍[30] [包围所居住的房舍。所寓，所居的]，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31] [未几：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32] [贾余庆等人以祈请使的身分到北元去。祈请使，求和的专使。诣，到，前往。]；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33] [不在使者的名目之中。意思是不属于使团成员。目，名目，名单。]。予分当引决[34] [我按本分应当自杀。分，本分。引决，自杀。]，然而隐忍以行[35] [隐忍：暗暗地忍受耻辱。]。昔人云：“将以有为也[36] [将要有所作为。这是唐朝名将南霁云的话，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南八，即南霁云)]。”至京口[37] [京口：地名 ，即今江苏省镇江市。]，得间奔真州[38] [得到一个空子逃往真州。间，间隙，空隙。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39] [东西二阃：指淮东淮西两制置司。淮东制置司为李庭芝，驻扬州；淮西制置司为夏贵，驻庐州。制置司，掌管布置边境军事的官。阃，本指国门，此指边帅。]，约以连兵大举[40] [相约用联兵的方法采取大规模行动。大举，采取大的行动，指反攻。]。中兴机会[41] [中兴：衰而复兴，指复国。]，庶几在此[42] [庶几：大致，差不多]。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43] [扬州统帅李庭芝下逐客令。文天祥到真州，扬州有一名兵卒从元军中逃回来，误传元人派文天祥来真州劝降，淮东制置司李庭芝信以为真，便下令真州苗再成杀天祥；再成没忍杀天祥，而把他驱逐出真州。他假意请文天祥出城看城垒，及其出城，拿出李庭芝的命令给文天祥看，把他关在城外。文天祥仍想见李庭芝，苗再成见天祥忠义，就派人送他到扬州去。到扬州城，正值四更时分，听守门人说：“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天祥就改变姓名逃走。维扬，又作“惟扬”，指扬州，即现在江苏省扬州市。]。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44] [变化去向。诡，多变。]，草行露宿[45] [在草地上行，在露天住宿，意指躲避行人，行踪诡秘而艰难。]，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46] [指文天祥遇到元人骑兵，为了避免元人追捕，每天都是元人来了就隐藏起来，元兵去了文天祥又赶路。长淮间：指当时的淮东路，即现在江苏省中部工江以北地区。“长淮”不是长江和淮河，古人诗文中往往称淮河为“长淮”。]。穷饿无聊[47] [穷：困窘。无聊：没有依靠。]追购又急[48] [追购：悬赏捕捉。]，天高地迥[49] [迥：远]，号呼靡及[50] [呼号都不能达到，意即向天地呼号，天地也听不到，找不到任何援救的办法。靡，不。]。已而得舟[51] [已而：不久]，壁[=避]渚洲[52] [诸洲：水中的陆地。渚、洲都是水中陆地，洲比渚大。长江的沙洲已为敌所据，故避而绕道北行。]，出北海[53]，然后渡扬子江[54] [扬子江：长江在江都到镇江之间一段，古时称扬子江]，入苏州洋[55]，展转四明天台[56] [展转：艰苦地转移。]，以至于永嘉[57]。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58] [我达到死的边缘不知有多少次了。者，代词，代景况。其，语气助词。几，几回。] ！诋大酋当死[59] [骂元人的统帅应处死。指前文“直前诟虏帅失信”事。诋，骂。大酋，指元统帅伯颜。]；骂逆贼当死[60] [指骂吕师孟叔侄。即上文之“数吕师孟叔侄为逆”的事。]；与贵酋处二十日[61] [贵酋：指前文提到的名曰“馆伴”的“二贵酋”。处：居处。]，争曲直[62] [争辩是非。]，屡当死；去京口[63] [去：离开]，挟匕首以备不测[64] [携带匕首以便防备意外。挟，携带。不测，意外。]，几自刭死[65] [差一点抹脖子而死。几，差一点，几乎。自刭，自刎]；经北舰十余里[66] [躲过元人战舰的巡查，(船行)十余里。经，经过，指躲过元人的战舰的巡行盘查。]，为巡船所物色[67] [被元人巡查的船只所搜寻。指在七里江被巡船喝问。“为……所……”，是一种表示被动的句式。物色，搜寻。]，几从鱼腹死[68] [几乎葬身于鱼腹。指几乎投水而死于海中。从，介词，表示所在。]；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69] [彷徨：徘徊，游移不定。指不知往何处去。]；如扬州[70] [如：往]，过瓜洲扬子桥[71] [瓜洲：在现在江苏省扬州市南四十里江浜。扬子桥：又叫扬子津，地名，在现在扬州市南]，竟使遇哨[72] [假使遇上哨兵。竟使，假使]，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73] [不由：不能自主]，殆例送死[74] [几乎类似送死。殆，几乎。例，似。]；坐桂公塘土围中[75] [坐在桂公塘旁边的一个土围里面。据《文天祥年谱》：文天祥由北回奔，夜至扬州，彷徨无计，幸由人引一卖柴人至，天祥“随卖柴人至其家，天明，藏半山土围中，粪秽不可避，忽北骑数千从土围后过，天祥等傍壁而坐。时大风雨，骑径去。”“坐桂公塘土围中”当指此桂公塘，在扬州城附近。]，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76] [贼：指元军]；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77] [在贾家庄几乎被宋朝的巡察凌辱逼迫而死。据《文天祥年谱》：“移贾家庄，卧败墙粪秽中，忽五官骑咆哮而来，挥刀欲击，凶焰甚于北军，赂以金，方免毒手。”这段记载，可为参证。巡徼，军中担任巡察的人。陵，同“凌”，欺压。]；夜趋高邮[78] [趋高邮：投奔到高邮。高邮，即现在江苏江高邮县] ，迷失道，几陷死[79] [陷死：陷入泥泽而死]；质明[80] [天亮的时候。质，正。] ，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81] [遇到巡逻的数十名骑兵] ，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82] [制府檄下：制置府发出捉拿的公文下来。制府，制置使的官署。檄，古代用于征召或声讨的文书。]，几以捕系死[83] [几以捕系死：几乎因被拘捕而死。系，捆绑。《文天祥年谱》：“夜赴高邮失道。天明，遇北骑，避入竹林。同伴随从多受伤……赂鑫得免，天祥幸得全。雇樵夫，以萝为轿，负至高邮城西。至城下，置制使有文报诸郡，不敢入城，买舟离去。”这段文字可为上文参证。]；行城子河[83] [城子河：在高邮县东南]，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85] [所乘的船与元军巡哨前后错落]，几邂逅死[86] [邂逅：偶然相遇] ；至海陵[87] [海陵：在江苏省泰州县]，如高沙[88] [高沙：在高邮县西南]，常恐无辜死[89] [经常担心无辜而死。辜，罪]；道海安、如皋[90] [道海安、如皋：取道海安，如皋。道，用作动词，取道，路经。海安，现江苏省如皋县。]，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91] [元人土匪在这一带出没。寇，土匪]，无日而非可死[92] [没有一天不可以被处死]；至通州[93] [通州：现在江苏省南通市]，几以不纳死[94] [几乎因为不被收留而死。指通州守官杨思亮因接到李庭芝的通令，最初拒绝文天祥入境。]；以小舟涉鲸波出[95] [鲸波：大的波浪]，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96] [把它放在思虑之外]！呜呼！死生，昼夜事也[97] [生与死是昼夜间的事，意思是随时都可以死]，死而死矣[98] [死了就算死了]；而境界危恶[99] [境界：境地]，层见[=现]错出[100] [层见错出：屡次出现。见，同“现”。]，非人世所堪[101] [不是人生在世所能承受得了的。人世，人生在世。堪，经得起]。痛定思痛[102] [痛苦的事过后再追想过去所遭的痛苦]，痛何如哉[103] [多么悲痛啊] ？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104] [间或用诗记录自己的遭遇。间，间或，有时。]，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105] [本：底稿。废：抛弃]，手自钞录[106] [手自钞录：动手亲自钞录]：使北营，留北关外[107] [被元兵拘留在北关外。北关外，指元兵驻地高亭山。]，为一卷；发北关外[108] [发：出发]，历吴门、毗陵[109] [经过吴门、毗陵。历，经过。吴门，江苏吴县(今苏州)的别称。毗陵：现在江苏省常州市]，渡瓜洲，复还京口[110] [复还京口：文天祥少年时曾游历过京口，所以说“复还”。]，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111] [三山：现在福建省福州市]，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112] [来者：后人]，悲予志焉[113] [悲怜我的抱负]。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馀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  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114] [是年：指公元1276年。夏五：夏天五日]，改元景炎[115] [改元：改年号。景炎：宋瑞宗赵显年号]，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116] [自序其诗：亲自给自己的诗集写序。序，写序文。]，名曰《指南录》[117] [名曰“指南录”：文天祥有诗句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这就是诗集命名的来由。]。 |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吴坚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料想元方也还可以用言词打动的。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贾余庆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我自料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揭露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  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展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无可奈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坏事层叠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  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丧身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会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指南录》 |
| 原文 | 翻译 |
| 宣德间[1] [宜德间：宣德年间。宣德，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1426-1435）]，宫中尚促织之戏[2] [促织：蟋蟀的别名。《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条，谓蟋蟀“斗则矜鸣，其声如织，故幽州谓之促织也。”]，岁征民间[3] [征：征收；勒令交纳]。此物故非西产[4] [西：西部地区；这里指陕西]；有华阴令欲媚上官[5] [华阴；县名，在今陕西省]，以一头进[6] [进：进奉]，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7] [里正：古时有“里正”，明代称“里长”。明代役法规定，各地以邻近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从中推丁多粮多的十户，轮流充当里长，故又称“富户役”。里长负责催征粮税及分派徭役。后来赋役日渐繁苛，富户贿赂官府，避免承当，而使中、下户担任。任里长的中下户，不敢向豪绅富户征派，往往被迫自己赔垫，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市中游侠儿[8] [游侠儿：古称抑强扶弱、具有侠义精神的人为“游侠”。这里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青年。]，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9] [囤积起来当作珍贵的财货。居，居积、囤积。]。里胥猾黠[10] [里胥：乡里中的公差。胥，官府中的小吏。猾黠：狡猾奸诈。]，假此科敛丁口[11] [科敛丁口：按人口摊派费用。科敛，摊派、征收。丁口，泛指人口；男子称“丁”，女子称“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12] [意谓读书欲考秀才。操，从事。童子业，指“童生”。科举时代凡没有考中秀才的人统称“童生”。]，久不售[13] [不售：志愿未遂，指没有考中。售，达到、实现]。为人迂讷[yūnè][14] [迂阔而拙于言辞]，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差事]，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正逢]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15] [裨益：补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成然[认为……正确，形意动]之。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zhòng 重]于款[16] [不中于款：不合规格。中，符合。款，款式、规格。]。宰严限追比[17] [严限追比：严定期限，按期查验催逼。旧时地方官府规定限期要求差役或百姓完成任务或交情赋欠，并按期查验完成情况。逾期不能完成则施杖责。查验有一定期限，每误一期责打一次，叫“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18] [红妆少女和白发老妇]，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ruò会意。本义：烧]香于鼎[19] [香:烧香。鼎：三足香炉]，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xī pì] [20] [翕辟：一合一开]，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21] [没有丝毫差错。爽，差错]。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22] [兰若：梵文“阿兰若”的音译，即佛寺]；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兼词] [23] [青麻头：一种上等品种蟋蟀的名称。《帝京景物略》卷三，谓“凡促织，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后文“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等都是蟋蟀品种名。]；旁一蟆，若将跳舞[24] [蟆：虾蟆【háma】。跳舞，跳跃]。展玩不可晓[25] [展玩：展视玩味。玩，玩味、思索]。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zhé叠：～叠]藏之，归以示成。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wèi]起[26] [古陵蔚起：茂密丛草中古墓隆起。蔚，草木茂盛的样子]；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27] [蹲石鳞鳞：乱石蹲踞，密集象鱼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28] [针芥：针和芥子，喻非常细小的东西]；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29] [冥搜：到处搜索。冥，幽远]，一癞头蟆猝然跃去[30] [癞头蟆：癞虾蟆。猝然，突然]。成益愕，急逐趁之[31] [逐趁：追赶。]。蟆入草间。蹑迹披求[32] [拨开丛草，跟踪寻求。蹑，追随。披，分开]，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33] [掭[tiàn]：轻轻拨动]，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壁不啻[chì]也[34] [即使是价值连城的大壁玉，也比不上它。《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赵国得和氏壁，秦国愿以十五城交换。故称和氏壁为“连城壁”，谓其价值连城。拱壁，大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与我共拱壁。”《疏》：“此壁两手拱抱之，故为拱璧。”不啻，不止。]。土于盆而养之[35] [《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谓都人繁殖蟋蟀，“其法土于盆而养之，虫生子土中。”此指用装有泥土的盆蓄养促织。]，蟹白栗黄[36] [蟹肉和栗实，喂养蟋蟀的饲料]，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己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37] [业根：犹言祸根。业，佛教名词，指过去所作。业有善有恶，此指恶业。]！死期至矣！而翁归[38] [而翁：你父亲。而，你。]，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覆盖]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39] [抢呼：头碰地，口喊天，形容悲痛已极。抢，碰、撞。]。夫妻向隅[40] [向隅：失意悲伤。《说苑•贵德》：“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41] [不复聊赖：不再有所指望。聊赖，依赖，指生活或感情上的凭借。]。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42] [chuò形容呼吸微弱]。喜置榻上，半夜复。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xī]既驾[43] [东曦既驾：东方太阳已经升起。曦，阳光。驾，指羲和为日御。《初学记》引《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许慎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44] [超忽：远远地]。急趁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因为]其小，劣[意动用法]之。惟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襟]袖间[45]，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chān偷偷察看]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定语后置]，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使动]其直，亦无售者[46] [售：这里作“买”讲]。径造[拜访]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47] [掩口胡卢而笑：笑不可忍，自掩其口。胡卢，也作“卢胡”，强自忍笑的样子。]。因[表承接，接着]出己虫，纳比笼中。[比：人教版注释为“并列”。比肩而立:并肩,比喻地位相等。另：比:连续,频频.比投不释。——《礼记·投壶》；间者数年比不登。——《汉书·文帝纪》；比年日蚀。——《汉书·张延寿传》]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cán zuò羞愧]，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表因果，因而]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48] [蠢若木鸡：形容外形呆蠢无有生气。木鸡，木雕的鸡，喻呆板无生气。古时善斗鸡的，要求把鸡训练得不虚骄，不恃气，安闲镇定，“望之似木鸡”，才能战胜敌鸡。见《庄子•达生》。]。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liè颈部长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纥[hé咬]敌领。少年大骇，解令休止。虫翘[qiáo]然矜鸣[49] [翘然：谓两翅振起。矜鸣：骄傲地鸣叫]，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50] [瞥来：突然而来。瞥，眼光一掠，形容迅疾。]，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zhǐ] [51] [尺有咫：一二尺远。咫，周制八寸为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忽然]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duō拾取]置笼中。  翼日进宰[县官]。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52] [靡，披靡，被打败]；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兼词]抚军[53] [抚军：明清时巡抚的别称]。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陈说]其能[54] [在表章上详细陈述蟋蟀的本领。疏，向皇帝陈述政事的奏章。]。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55] [右：上，古时以右为上]。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意动用法]之。上大嘉悦[56] [喜悦：赞美、喜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不久]，宰[县官]以“卓异”闻[57] [以“卓异”闻；以“卓异”的考绩上报。明清时每三年对官员举行一次考绩，外官的考绩叫“大计”，由州、县官上至府、道、司层层考察属员，再汇送督、抚作最后考核，然后报呈吏部。“大计”最好的考语为“卓异”，意思是才能卓越优异。闻，上报。]。宰悦，免成役[58] [免成役：指免去成名担任里正的差役]。又嘱学使，俾[bǐ使]入邑庠[xiáng][59] [入邑庠：入县学，即取得生员资格]。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lài赐予，给予：～赏。～赐]成。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60] chuán 船。万椽：犹言万间]，牛羊蹄躈[qiào]各千计[61][牛羊蹄躈各千计：意思是牛羊各二百头。蹄躈，语出《史记•货殖列传》。尻[kāo]，肛门。又作“躈”。牛羊每头四蹄一躈，合以“千计”，则为二百头]；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62] [轻裘肥马过访世族之家。裘马，衣裘策马，指豪华生活]。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63] [贴妇卖儿，典妻鬻子。贴，典质。南朝来明帝曾用“百姓卖儿贴妇钱”，兴建湘宫寺。]，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kuǐ]步[64] [跬步：指一举一动。举一足叫“跬”，举两足叫“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dù蛀蚀器物的虫子]贫[65] [蠹：蛀虫，这里指里胥]，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zhǎng ]厚者[66] [长厚者：忠厚老实的人]，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67] [封建时代，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功劳而得到朝廷恩赐的功名或官爵，叫作“恩荫”。这里说“受促织恩荫”是讽刺、嘲骂。]。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68] [《列仙传》谓汉淮南王刘安学道，服仙药飞升，“馀药器存庭中，鸡犬舐之皆飞升。”这里以之讽刺促织受宠，众官得益。]。信夫！” | 明朝宣德年间，皇室里盛行斗蟋蟀的游戏，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这东西本来不是陕西出产的。有个华阴县的县官，想巴结上司，把一只蟋蟀献上去，上司试着让它斗了一下，显出了勇敢善斗的才能，上级于是责令他经常供应。县官又把供应的差事派给各乡的里正。于是市上的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捉到好的蟋蟀就用竹笼装着喂养它，抬高它的价格;储存起来，当作珍奇的货物一样等待高价出售。乡里的差役们狡猾刁诈，借这个机会向老百姓摊派费用，每摊派一只蟋蟀，就常常使好几户人家破产。  县里有个叫成名的人，是个念书人，长期未考中秀才。为人拘谨，不善说话，就被刁诈的小吏报到县里，叫他担任里正的差事。他想尽方法还是摆脱不掉(任里正这差事)。不到一年，微薄的家产都受牵累赔光了。正好又碰上征收蟋蟀，成名不敢勒索老百姓，但又没有抵偿的钱，忧愁苦闷，想要寻死。他妻子说：“死有什么益处呢?不如自己去寻找，也许还有万一找到的希望。”成名认为这些话很对。就早出晚归，提着竹筒丝笼，在破墙脚下。荒草丛里，挖石头，掏大洞，各种办法都用尽了，一直没有找到。即使捉到二、三只，也是又弱又小，不合规格。县官定了限期，严厉追逼，成名在十几天中被打了上百板子，两条腿脓血淋漓，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在床上翻来复去只想自杀。  这时，村里来了个驼背巫婆，(她)能借鬼神预卜凶吉。成名的妻子准备了礼钱去求神。只见红颜的少女和白发的老婆婆挤满门口。成名的妻子走进巫婆的屋里，只看见暗室拉着帘子，帘外摆着香案。求神的人在香炉上上香，拜了又拜。巫婆在旁边望着空中替他们祷告，嘴唇一张一合，不知在说些什么。大家都肃敬地站着听。一会儿，室内丢一张纸条出来，那上面就写着求神的人心中所想问的事情，没有丝毫差错。成名的妻子把钱放在案上，像前边的人一样烧香跪拜。约一顿饭的工夫，帘子动了，一片纸抛落下来了。拾起一看，并不是字，而是一幅画，当中绘着殿阁，就像寺院一样;(殿阁)后面的山脚下，横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长着一丛丛荆棘，一只青麻头蟋蟀伏在那里;旁边有一只癞蛤蟆，就好像要跳起来的样子。她展开看了一阵，不懂什么意思。但是看到上面画着蟋蟀，正跟自己的心事暗合，就把纸片折叠好装起来，回家后交给成名看。  成名反复思索，莫非是指给我捉蟋蟀的地方吗?细看图上面的景物，和村东的大佛阁很相像。于是他就忍痛爬起来，扶着杖，拿着图来到寺庙的后面，(看到)有一座古坟高高隆起。成名沿着古坟向前走，只见一块块石头，好像鱼鳞似的排列着，真像画中的一样。他于是在野草中一面侧耳细听一面慢走，好像在找一根针和一粒小芥菜子似的;然而心力、视力、耳力都用尽了，结果还是一点蟋蟀的踪迹响声都没有。他正用心探索着，突然一只癞蛤蟆跳过去了。成名更加惊奇了，急忙去追它，癞蛤蟆(已经)跳入草中。他便跟着蛤蟆的踪迹，分开丛草去寻找，只见一只蟋蟀叭在棘根下面，他急忙扑过去捉它，蟋蟀跳进了石洞。他用细草撩拨，蟋蟀不出来;又用竹筒取水灌进石洞里，蟋蟀才出来，形状极其俊美健壮。他便追赶着抓住了它。仔细一看，只见蟋蟀个儿大，尾巴长，青色的脖项，金黄色的翅膀。成名特别高兴，用笼子装上提回家，全家庆贺，把它看得比价值连城的宝玉还珍贵，装在盆子里并且用蟹肉栗子粉喂它，爱护得周到极了，只等到了期限，拿它送到县里去缴差。  成名有个儿子，年九岁，看到爸爸不在(家)，偷偷打开盆子来看。蟋蟀一下子跳出来了，快得来不及捕捉。等抓到手后，(蟋蟀)的腿已掉了，肚子也破了，一会儿就死了。孩子害怕了，就哭着告诉妈妈，妈妈听了，(吓得)面色灰白，大惊说：“祸根，你的死期到了!你爸爸回来，自然会跟你算帐!”孩子哭着跑了。  不多时，成名回来了，听了妻子的话，全身好像盖上冰雪一样。怒气冲冲地去找儿子，儿子无影无踪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在井里找到他的尸体，于是怒气立刻化为悲痛，呼天喊地，悲痛欲绝。夫妻二人对着墙角流泪哭泣，茅屋里没有炊烟，面对面坐着不说一句话，不再有一点生趣。直到傍晚时，才拿上草席准备把孩子埋葬。夫妻走近一摸，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他们高兴地把他放在床上，半夜里孩子又苏醒过来。夫妻二人心里稍稍宽慰一些，但是孩子神气呆呆的，气息微弱，只想睡觉。成名回头看到蟋蟀笼空着，就急得气也吐不出，话也说不上来，也不再把儿子放在心上了，从晚上到天明，连眼睛也没合一下。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发愁。他忽然听到门外有蟋蟀的叫声，吃惊地起来细看时，那只蟋蟀仿佛还在。他高兴得动手捉它，那蟋蟀一跳就走了，跳得非常快。他用手掌去罩住它，手心空荡荡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手刚举起，却又远远地跳开了。成名急忙追它，转过墙角，又不知它的去向了。他东张西望，四下寻找，才看见蟋蟀趴在墙壁上。成名仔细看它，个儿短小，黑红色，立刻觉得它不象先前那只。成名因它个儿小，看不上。(成名)仍不住地来回寻找，找他所追捕的那只。(这时)墙壁上的那只小蟋蟀，忽然跳到他的衣袖上了。再仔细看它，形状象土狗子，梅花翅膀，方头长腿，觉得好像还不错。高兴地收养了它，准备献给官府，但是心里还很不踏实，怕不合县官的心意，他想先试着让它斗一下，看它怎么样。  村里一个喜欢多事的少年，养着一只蟋蟀，自己给它取名叫“蟹壳青”，(他)每日跟其他少年斗(蟋蟀)没有一次不胜的。他想留着它居为奇货来牟取暴利，便抬高价格，但是也没有人买。(有一天)少年直接上门来找成名，看到成名所养的蟋蟀，只是掩着口笑，接着取出自己的蟋蟀，放进比试蟋蟀的笼子里。成名一看对方那只蟋蟀又长又大，自己越发羞愧，不敢拿自己的小蟋蟀跟少年的“蟹壳青”较量。少年坚持要斗，成名心想养着这样低劣的东西，终究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让它斗一斗，换得一笑了事。因而把两个蟋蟀放在一个斗盆里。小蟋蟀趴着不动，呆呆地象个木鸡，少年又大笑。(接着)试着用猪鬣撩拨小蟋蟀的触须，小蟋蟀仍然不动，少年又大笑了。撩拨了它好几次，小蟋蟀突然大怒，直往前冲，于是互相斗起来，腾身举足，彼此相扑，振翅叫唤。一会儿，只见小蟋蟀跳起来，张开尾，竖起须，一口直咬着对方的脖颈。少年大惊，急忙分开，使它们停止扑斗。小蟋蟀抬着头振起翅膀得意地鸣叫着，好像给主人报捷一样。成名大喜，(两人正在观赏)突然来了一只鸡，直向小蟋蟀啄去。成名吓得(站在那里)惊叫起来，幸喜没有啄中，小蟋蟀一跳有一尺多远。鸡又大步地追逼过去，小蟋蟀已被压在鸡爪下了。成名吓得惊慌失措，不知怎么救它，急得直跺脚，脸色都变了。忽然又见鸡伸长脖子扭摆着头，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小蟋蟀已蹲在鸡冠上用力叮着不放。成名越发惊喜，捉下放在笼中。  第二天，成名把蟋蟀献给县官，县官见它小，怒斥成名。成名讲述了这只蟋蟀的奇特本领，县官不信。试着和别的蟋蟀搏斗，所有的都被斗败了。又试着和鸡斗，果然和成名所说的一样。于是就奖赏了成名，把蟋蟀献给了巡抚。巡抚特别喜欢，用金笼装着献给皇帝，并且上了奏本，仔细地叙述了它的本领。到了宫里后，凡是全国贡献的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及各种稀有的蟋蟀，都与(小蟋蟀)斗过了，没有一只能占它的上风。它每逢听到琴瑟的声音，都能按照节拍跳舞，(大家)越发觉得出奇。皇帝更加喜欢，便下诏赏给巡抚好马和锦缎。巡抚不忘记好处是从哪来的，不久县官也以才能卓越而闻名了。县官一高兴，就免了成名的差役，又嘱咐主考官，让成名中了秀才。过了一年多，成名的儿子精神复原了。他说他变成一只蟋蟀，轻快而善于搏斗。现在才苏醒过来。巡抚也重赏了成名。不到几年，成名就有一百多顷田地，很多高楼殿阁，还有成百上千的牛羊;每次出门，身穿轻裘，骑上高头骏马，比官宦人家还阔气。  异史氏说：“皇帝偶尔使用一件东西，未必不是用过它就忘记了;然而下面执行的人却把它作为一成不变的惯例。加上官吏贪婪暴虐，老百姓一年到头赔上妻子卖掉孩子，还是没完没了。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老百姓的性命，不可忽视啊!只有成名这人因为官吏的侵害而贫穷，又因为进贡蟋蟀而致富，穿上名贵的皮衣，坐上豪华的车马，得意扬扬。当他充当里正，受到责打的时候，哪里想到他会有这种境遇呢!老天要用这酬报那些老实忠厚的人，就连抚臣、县官都受到蟋蟀的恩惠了。听说‘一人得道成仙，连鸡狗都可以上天。’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啊!” |

|  |  |
| --- | --- |
| **六国论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同“倘”如果）（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 **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锐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割地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亏损了，这是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全都是由于割地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割地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割地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因为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啊！”**  **秦国除用攻战的方法取得土地之外（还得到诸侯的割地贿赂），小的就获得城镇，大的就获得都市，把秦国由受贿赂得到的土地与战胜而得到的土地比较，它的实际数量有一百倍，把诸侯贿赂秦国所失去的土地与战败所失去的土地比较，实际上也有一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当然就不在于战争了。回想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因而才有一点点土地。可是子孙们看待它却很不珍惜，拿它来送人，就像抛弃小草一样。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然后才能睡上一夜安稳觉。待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打来了。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谁送给它土地越多，它侵犯谁就越急。所以不用打仗，谁强谁弱、谁胜谁败就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到灭亡的结局，按理本来应当这样。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救火，柴草没有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得在理啊！**  **齐国不曾割地贿赂秦国，最后也随着五国灭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五国啊。五国灭亡之后，齐国也就不能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君主，起初有远大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国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在后，这是用兵抵抗的效果啊。到了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为对付秦国的策略，才招致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多次作战，败少胜多。后来秦国又两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打退了它。等到李牧因受谗言被赵王杀害，都城邯郸就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它用兵抵抗却没能坚持到底啊。况且燕赵正处在其他国家被消灭了的时候，可说是智谋已尽，力量单薄，战败而亡国，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假使当初韩、魏、楚三国都各自珍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秦国，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存亡的命运，如果与秦国较量，也许还不容易估量呢。**  **唉！如果六国把贿赂秦国的土地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意礼遇天下非凡的人才，齐心协力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担心秦国人连饭也咽不下喉呢。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制，土地天天削减，月月割让，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让自己被敌人积久的威势所胁制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可是还有能够不割地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形势。如果凭着一统天下的大国，反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又在六国之下了！** |
| **侍坐章《论语》**  **子路、**[**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冉有**](http://baike.baidu.com/view/72877.htm)**、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毫不思索地）而对曰：“**[**千乘之国**](http://baike.baidu.com/view/560759.htm)**，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谷的不熟为“饥”，果蔬不熟为“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http://baike.baidu.com/view/4544271.htm)**也。”**  **夫子哂（（shěn）：笑）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http://baike.baidu.com/view/486592.htm)**，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http://baike.baidu.com/view/1270424.htm)**（端，礼服。**[**章甫**](http://baike.baidu.com/view/1270424.htm)**：礼帽。在这里都是名词活用作动词），愿为**[**小相**](http://baike.baidu.com/view/4127675.htm)**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通“稀”），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http://baike.baidu.com/view/4104281.htm)**也。”**  **曰：“**[**莫（通“暮”。）春**](http://baike.baidu.com/view/6481867.htm)**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http://baike.baidu.com/view/303214.htm)**（舞雩。鲁国祭天求雨的地方），咏而归（通馈，进食，送食）。”**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赞许，同意）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后。**[**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http://baike.baidu.com/view/4104281.htm)**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小孔子9岁。**[**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姓曾，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约小孔子20多岁。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小孔子29岁。公西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小孔子42岁。以上四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如果有人知道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毫不思索的回答：“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常受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孔子又问：“**[**冉求**](http://baike.baidu.com/view/53443.htm)**，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  **孔子又问：“**[**公西赤**](http://baike.baidu.com/view/764958.htm)**，你怎么样？”公西赤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够做到，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  **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  **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铿地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呀！”**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点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http://baike.baidu.com/view/52281.htm)**里沐浴，在**[**舞雩**](http://baike.baidu.com/view/303214.htm)**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儿进食。”**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点的想法呀！”**  **子路、**[**冉有**](http://baike.baidu.com/view/72877.htm)**、公西华三个人都出去了，**[**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走在最后。**[**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问：“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说：“您为什么笑**[**仲由**](http://baike.baidu.com/view/53343.htm)**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http://baike.baidu.com/view/53443.htm)**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哪里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公西赤**](http://baike.baidu.com/view/764958.htm)**所讲的不是国家吗？有自己的宗庙，有同别国的盟会，不是诸侯国家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赤只能为诸侯做小事，那谁能为诸侯做大事呢？”** |
| **侍坐章《论语》**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小孔子9岁。**[**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姓曾，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约小孔子20多岁。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小孔子29岁。公西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小孔子42岁。以上四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子路、**[**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冉有**](http://baike.baidu.com/view/72877.htm)**、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毫不思索地）而对曰：“**[**千乘之国**](http://baike.baidu.com/view/560759.htm)**，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谷的不熟为“饥”，果蔬不熟为“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http://baike.baidu.com/view/4544271.htm)**也。”**  **夫子哂（（shěn）：笑）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http://baike.baidu.com/view/486592.htm)**，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http://baike.baidu.com/view/1270424.htm)**（端，礼服。**[**章甫**](http://baike.baidu.com/view/1270424.htm)**：礼帽。在这里都是名词活用作动词），愿为**[**小相**](http://baike.baidu.com/view/4127675.htm)**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通“稀”），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http://baike.baidu.com/view/4104281.htm)**也。”**  **曰：“**[**莫（通“暮”。）春**](http://baike.baidu.com/view/6481867.htm)**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http://baike.baidu.com/view/303214.htm)**（舞雩:鲁国祭天求雨的地方.），咏而归（通馈，进食，送食）。”**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赞许，同意）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后。**[**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http://baike.baidu.com/view/4104281.htm)**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如果有人知道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子路毫不思索的回答：“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常受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孔子又问：“**[**冉求**](http://baike.baidu.com/view/53443.htm)**，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  **孔子又问：“**[**公西赤**](http://baike.baidu.com/view/764958.htm)**，你怎么样？”**  **公西赤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够做到，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  **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  **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铿地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呀！”**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点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http://baike.baidu.com/view/52281.htm)**里沐浴，在**[**舞雩**](http://baike.baidu.com/view/303214.htm)**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儿进食。”**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点的想法呀！”**  **子路、**[**冉有**](http://baike.baidu.com/view/72877.htm)**、公西华三个人都出去了，**[**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走在最后。**[**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问：“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832.htm)**说：“您为什么笑**[**仲由**](http://baike.baidu.com/view/53343.htm)**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http://baike.baidu.com/view/53443.htm)**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哪里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公西赤**](http://baike.baidu.com/view/764958.htm)**所讲的不是国家吗？有自己的宗庙，有同别国的盟会，不是诸侯国家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赤只能为诸侯做小事，那谁能为诸侯做大事呢？”** |

**祭妹文 袁枚**

|  |  |
| --- | --- |
|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觭梦（jī做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pǐ）离，致孤危托落（即落拓（tuò），失意），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cī）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清醒）然赴目。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奓（zhà）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予弱冠（guàn）粤行，汝掎（jǐ拉住）裳悲恸。逾三年，予披宫锦（考中进士）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悲伤凄切，心头像堵塞了一样），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嫛婗（yīní儿时）情状，罗缕记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眣（shùn，即用眼色示意。这里作“期望”）汝办治。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yì温柔和顺），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后虽小差（chài，同“瘥”，病情好转），犹尚殗殜（（yè dié病得不太厉害，但还没有痊愈），无所娱遣；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及至绵惙（病势危险）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四支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诗，吾已付梓（付印）；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zhūn xī墓穴），尚未谋耳。先茔（yíng）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便祭扫也。其傍，葬汝女阿印；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旷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后，才周睟（zuì周岁。）耳。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 **乾隆三十二年冬，葬三妹素文在上元的羊山上，并作这篇文章来致祭：**  **唉！你生在浙江，却葬在此地，远离我们的故乡七百里了；当时你即使做梦、幻想，也怎会知道这里竟是你的埋骨所在呢？**  **你因为坚守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嫁了一个品德败坏的丈夫而被遗弃，以致陷在孤苦落拓的境地，虽然这是命中注定，是上天的安排，然而连累你到这种地步，也未尝不是我的过错。我幼年时跟从老师诵读四书五经，你同我并肩坐在一起，爱听那些古人的节义故事；一旦长大成人，你立即亲身来实践。唉！要是你不懂得经书，也许未必会像这样苦守贞节。**  **我捉蟋蟀，你紧跟我捋袖伸臂，抢着捕捉；寒冬蟋蟀死了，你又同我一起挖穴埋葬它们。今天我收殓你的尸体，给你安葬，而当年的种种情景，却一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九岁时，在书房里休息，你梳着两个发髻，披了一件细绢单衣进来，共同温习《诗经》中的《缁衣》一章；刚好老师开门进来，听到两个孩子琅琅的读书声，不禁微笑起来，连声“啧啧”称赞。这是七月十五日的事情。你在九泉之下，一定还清楚地记得。我二十岁去广西，你牵住我的衣裳，悲伤痛哭。过了三年，我考中进士，衣锦还乡，你从东厢房扶着长桌出来，一家人瞪着眼相视而笑，记不得当时话是从哪里说起，大概是说了些在京城考进士的经过情况以及报信人来得早、晚等等吧。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只要我一天不死，就一天也不能忘却。往事堆积在我的胸中，想起来，心头悲切得像被堵塞似的。它们像影子一样似乎非常清晰，但真要靠近它抓住它，却又不见了。我后悔当时没有把这些儿时的情状，一条一条详细地记录下来；然而你已不在人间了，那么即使年光可以倒流回去，儿童时代可以重新来过，也没有人来为它们对照证实的了。**  **你与高家断绝关系后回到娘家，堂上老母，依仗你照料扶持；家中的文书事务，期待你去办理。我曾经以为妇女中很少明白经书的意义、熟识古代文物典故的人。你嫂嫂并非不够温柔和顺，但在这方面稍有不足。所以自从你回家后，虽然我为你而悲伤，对我自己来说却很高兴。我又比你年长四岁，或许像世间通常那样年长的先死，那就可以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你；却没有想到你比我先离开人世！**  **前些年我生了病，你整夜都在打听、探望病情，减轻一分就高兴，加重一分就担忧。后来虽然我的病情稍有好转，但仍半卧半起，感到没有什么好取乐消遣；你来到我的床前，讲一些稗官野史中使人好笑和使人惊奇的故事，给我带来一些欢乐。唉！自今以后，我如果再有病痛，教我从哪里去呼唤你呢？**  **你的病，我相信医师的话以为不要紧，所以才远游去扬州。你又怕我心中忧虑，不让别人来给我报信。直到病已垂危时，母亲问你：“盼望哥哥回来吗？”，你才勉强答应说：“好。”就在你死前一日，我已梦见你来诀别，心知这是不吉祥的，急忙飞舟渡江赶回家。果然，我于未时到家，而你已在辰时停止了呼吸，四肢尚有余温，一只眼睛还未闭紧，大概你还在忍受着临死的痛苦等待我回来吧。唉！痛心啊！早知要和你诀别，那我怎么肯离家远游呢？即使出外，也还有多少心里话要让你知道、同你一起商量安排啊！如今完了，除非我死，否则就没有相见的日期。可我又不知道哪一天死，才可以见到你；而死后究竟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以及能相见还是不能相见，终究是难以明白的啊！如果如此，那么我将终身抱着这无穷的遗恨，天啊！人啊！竟然这样完了吗！**  **你的诗，我已经付印了；你的女儿，我已替你嫁了出去；你的生平，我已写了传记；只有你的墓穴，还没有安排好。我家祖先的坟墓在杭州，但是江广河深，势难将你归葬到祖坟，所以请示母亲的意见而把你安葬在这里，以便于祭奠扫墓。在你的墓傍，葬着你的女儿阿印，在下面还有两个坟墓，一个是父亲的侍妾朱氏，一个是我的侍妾陶氏。羊山空旷辽阔，朝南是一片宽广的平地，西望面向着栖霞山；风风雨雨，清晨黄昏，你这个羁留在异乡的精魂有了伴侣，当不致于感到孤独寂寞。可怜的是，我自从戊寅年读了你写的哭侄诗后，至今没有儿子；两个牙牙学语的女儿，在你死后出生，才只有一周岁。我虽因母亲健全而不敢说自己老，但齿牙摇动，头发已秃，自己心里知道，在这人世间尚能活几天？阿品弟远在河南为官，也没有子女，我家九族之内没有可以传宗接代的人。你死有我安葬，我死后由谁来埋葬呢？你如果死后有灵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唉！生前的事既不堪想，死后的事又不可知；哭你既听不到你回话，祭你又看不到你来享食。纸钱的灰烬飞扬着，北风在旷野里显得更猛，我回去了，但又连连回过头来看你。唉，真悲痛啊！唉，真悲痛啊！** |

|  |  |
| --- | --- |
|  |  |
|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1，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2，乃能衔哀致诚3，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4，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5，及长，不省所怙（失父曰失怙，失母曰失恃）6，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7，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8；既又与汝就食江南9，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10，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11，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12，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古时探亲，上对下曰视，下对上曰省。）汝13。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14，遇汝从嫂丧来葬15。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16，汝来省吾，止一岁17，请归取其孥（nú妻和子的统称）18。明年，丞相薨19，吾去汴州，汝不果（没能够）来20。是年，吾佐戎徐州21，使取汝者始行22，吾又罢去23，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24，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25！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26；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27，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28！**  **去年，孟东野往29，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30。”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31？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32，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33，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34，毛血日益衰35，志气日益微36，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分离会有多久呢？意谓死后仍可相会）37？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汝之子始十岁38，吾之子始五岁39，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40，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41，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 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极乎？**  **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乎。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42。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43，则待终丧而取以来44；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45，终葬汝于先人之兆46，然后惟其所愿47。**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48，敛不凭其棺49，窆（biǎn下棺入土）不临其穴50。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51！彼苍者天52，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53，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54，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祭文结语用辞，意为希望死者享用祭品）55！[1]** |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在听说你去世后的第七天，才得以含着哀痛向你表达诚意，并派建中在远方备办了应时的鲜美食品作为祭品，告慰你十二郎的灵位：**  **唉，我自幼丧父，等到大了，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只有依靠兄嫂抚养。哥哥正当中年时就因与犯罪的宰相关系密切而受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次年死于贬所 。我和你都还小，跟随嫂嫂把灵柩送回河阳老家安葬。随后又和你到江南谋生，孤苦伶丁，也未曾一天分开过。我上面本来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死。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子辈里只有你，在儿子辈里只有我。韩家子孙两代各剩一人，孤孤单单。嫂子曾经抚摸着你的头对我说：“韩氏两代，就只有你们两个了！”那时你比我更小，当然记不得了；我当时虽然能够记事，但也还不能体会她话中的悲凉啊！**  **我十九岁时，初次来到京城参加考试。四年以后，才回去看你。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凭吊祖先的坟墓，碰上你护送嫂嫂的灵柩来安葬。又过了两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探望我，留下住了一年，你请求回去接妻子儿女。第二年，董丞相去世，我离开汴州，你没能来成。这一年，我在徐州辅佐军务，派去接你的人刚动身，我就被免职，你又没来成。我想，你跟我在东边的汴州、徐州，也是客居，不可能久住；从长远考虑，还不如我回到家乡，等在那里安下家再接你来。唉！谁能料到你竟突然离我而死呢？当初，我和你都年轻，总以为虽然暂时分别，终究会长久在一起的。因此我离开你而旅居长安，以寻求微薄的俸禄。假如真的知道会这样，即使让我做高官厚禄的公卿宰相，我也不愿因此离开你一天而去赴任啊！**  **去年，孟东野到你那里去时，我写给你的信中说：“我年纪还不到四十岁，但视力模糊，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想起各位父兄，都在健康强壮的盛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衰弱的人，难道还能长活在世上吗？我不能离开（职守），你又不肯来，恐怕我早晚一死，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忧伤。”谁能料到年轻的却先死了，而年老的反而还活着，强壮的早早死去，而衰弱的反而还活在人间呢？**  **唉！是真的这样呢？还是在做梦呢？还是这传来的消息不可靠呢？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哥哥有（那么）美好的品德反而早早地绝后了呢？你（那么）纯正聪明反而不能承受他的恩泽呢？难道年轻强壮的反而要早早死去，年老衰弱的却应活在世上吗？实在不敢把它当作真的啊！如果是梦，传来的噩耗不是真的，可是东野的来信，耿兰的报丧，却又为什么在我身边呢？啊！大概是真的了！我哥哥有美好的品德竟然早早地失去后代，你纯正聪明，本来是应该继承家业的，现在却不能承受你父亲的恩泽了。这正是所谓苍天确实难以揣测，而神意实在难以知道了！也就是所谓天理不可推求，而寿命的长短无法预知啊！**  **虽然这样，我从今年以来，花白的头发，全要变白了，松动的牙齿，也像要脱落了，身体越来越衰弱，精神也越来越差了，过不了多久就要随你死去了。如果死后有知，那么我们又能分离多久呢？如果我死后无知，那么我也不能悲痛多少时间了，而（死后）不悲痛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的。**  **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年轻强壮的尚不能保全，像这么大的孩子，又怎么能希望他们成人立业呢？啊，悲痛啊，真是悲痛！**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软脚病，时常（发作）疼得厉害。”我说：“这种病，江南人常常得。”没有当作值得忧虑的事。唉，（谁知道）竟然会因此而丧了命呢？还是由于别的病而导致这样的不幸呢？**  **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东野说你是六月二日死的，耿兰报丧时没有说日期。大概是东野的使者不知道向你的家人问明日期，而耿兰报丧竟不知道应该告诉日期？还是东野给我写信时，才去问使者，使者胡乱说个日期应付呢？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派建中来祭奠你，安慰你的孩子和你的乳母。他们有粮食能够守丧到丧期终了，就等到丧期结束后再把他们接来；如果不能守到丧期终了，我就马上接来。剩下的奴婢，叫他们一起守丧。如果我有能力迁葬，最后一定把你安葬在祖坟旁，这样以后，才算了却我的心愿。**  **唉，你患病我不知道时间，你去世我不知道日子，活着的时候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顾，死的时候没有抚尸痛哭，入殓时没在棺前守灵，下棺入葬时又没有亲临你的墓穴。我的行为辜负了神明，才使你这么早死去，我对上不孝，对下不慈，既不能与你相互照顾着生活，又不能和你一块死去。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你活着的时候不能和我形影相依，死后魂灵也不在我的梦中显现，这都是我造成的灾难，又能抱怨谁呢？天哪，（我的悲痛）哪里有尽头呢？从今以后，我已经没有心思奔忙在世上了！还是回到老家去置办几顷地，度过我的余年。教养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希望他们成才；抚养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等到她们出嫁，（我的心愿）如此而已。**  **唉！话有说完的时候，而哀痛之情却不能终止，你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呜呼哀哉！尚飨！[** |

|  |  |
| --- | --- |
| **五代史伶官传序** | **欧阳修** |
|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2，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3，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4；燕王，吾所立5，契丹，与吾约为兄弟6，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7！”庄宗受而藏之于庙8。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9，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10。**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11，函梁君臣之首12，入于太庙，还矢先王13，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仇敌）已灭14，天下已定，一夫（指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http://baike.baidu.com/view/2315767.htm)**）夜呼，乱者四应15，仑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16，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17？抑本其成败之迹18，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19：“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20，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21；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形容细小之事。忽是寸的十万分之一，微是寸的百万分之一。）22，而智勇多困于所溺23，岂独伶人也哉24！作《伶官传》。** | **啊！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的道理，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人为的缘故吗？探究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传言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曾把三支箭交给庄宗，并对他说：“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扶持的，契丹与我结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给你三支箭，你可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心愿。”庄宗收下箭藏在宗庙里，此后打仗时，就派官员以少牢之礼祭祀于宗庙，恭敬地取出箭，放入锦锻织的袋子里，背着它冲杀在前，等打了胜仗，又把箭放回宗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放着梁王君臣的头颅，进宗庙，把箭交还先王，禀告报仇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他意气之盛，可以说是豪壮啊！等仇敌已灭，天下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叛乱的人四方响应，庄宗慌张东逃，还没等见到敌人，官兵们就离散了，只乘下君臣互相瞧着，不知投奔哪里是好，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沾湿了衣裳，这又是多么衰败啊！难道真是得天下难而失天下易吗！还是推究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人为的缘故呢？**  **《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好处。”忧患与勤劳可以使国家兴盛，贪图安逸享乐可丧失性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气势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无人能同他对抗，等到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为天下人所耻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难道仅仅是伶人的事吗？于是作《伶官传》。** |
|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 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 余泣，妪亦泣。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 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 项脊轩，是过去的南阁楼。屋里只有一丈见方，可以容纳一个人居住。这座百年老屋，（屋顶墙上的）泥土从上边漏下来，积聚的流水一直往下流淌；我每次动书桌，环视四周没有可以安置桌案的地方。屋子又朝北，不能被阳光照到，白天过了中午（屋内）就已昏暗。我稍稍修理了一下，使它不从上面漏土漏雨。在前面开了四扇窗子，在院子四周砌上围墙，用来挡住南面射来的日光，日光反射照耀，室内才明亮起来。我在庭院里随意地种上兰花、桂树、竹子等草木，往日的栏杆，也增加了新的光彩。家中的（这里不翻译成”借来的”）书摆满了书架，我仰头高声吟诵诗歌，有时又静静地独自端坐，自然界的万物皆有声音；庭院、台阶前静悄悄的，小鸟不时飞下来啄食，人走到它跟前也不离开。农历十五的夜晚，明月高悬，照亮半截墙壁，桂树的影子交杂错落，微风吹过影子摇动，可爱极了。  然而我住在这里，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也有许多值得悲伤的事。在这以前，庭院南北相通成为一体。等到伯父叔父们分了家，在室内外设置了许多小门，墙壁到处都是。分家后，狗把原住同一庭院的人当作陌生人，客人得越过厨房去吃饭，鸡在厅堂里栖息。庭院中开始是篱笆隔开，然后又砌成了墙，一共变了两次。家中有个老婆婆，曾经在这里居住过。这个老婆婆，是我死去的祖母的婢女，给两代人喂过奶，先母对她很好。房子的西边和内室相连，先母曾经常来。老婆婆常常对我说：”这个地方，你母亲曾经站在这儿。”老婆婆又说：”你姐姐在我怀中，呱呱地哭泣；你母亲用手指敲着房门说：‘孩子是冷呢，还是想吃东西呢？’我隔着门一一回答……”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哭起来，老婆婆也流下了眼泪。  我从十五岁起就在轩内读书，有一天，祖母来看我，说：”我的孩子，好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了，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呆在这里，真像个女孩子呀？”等到离开时，用手关上门，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家读书人很久没有得到功名了，（我）孩子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啊！”不一会，拿着一个象笏过来，说：”这是我祖父太常公宣德年间拿着去朝见皇帝用的，以后你一定会用到它！”瞻仰回顾旧日遗物，就像在昨天一样，真让人忍不住放声大哭。  项脊轩的东边曾经是厨房，人们到那里去，必须从轩前经过。我关着窗子住在里面，时间长了，能够根据脚步声辨别是谁。项脊轩一共遭过四次火灾，能够不被焚毁，大概是有神灵在保护着吧。  我作了这篇文章之后，过了五年，我的妻子嫁到我家来，她时常来到轩中，向我问一些旧时的事情，有时伏在桌旁学写字。我妻子回娘家探亲，回来转述她的小妹妹们的话说：”听说姐姐家有个小阁楼，那么，什么叫小阁楼呢？”这以后六年，我的妻子去世，项脊轩破败没有整修。又过了两年，我很长时间生病卧床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寄托，就派人再次修缮南阁子，格局跟过去稍有不同。然而这之后我多在外边，不常住在这里。  庭院中有一株枇杷树，是我妻子去世那年她亲手种植的，如今已经高高挺立着，枝叶繁茂像伞一样了。 | |
|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 意映爱妻，见字如面：我现在用这封信跟你永远分别了！我写这封信时，还是人世间一个人；你看这封信时，我已经成为阴间一鬼了。我写这封信，泪珠和笔墨一齐落下，不能够写完信就想放下笔，又怕你不体察我的心思，说我忍心抛弃你去死，说我不知道你不想让我死，所以就强忍着悲痛给你说这些话。    我非常爱你，也就是爱你的这一意念，促使我勇敢地去死呀。我自从结识你以来，常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为夫妇；然而遍地血腥阴云，满街凶狼恶犬，有几家能称心满意呢？江州司马同情琵琶女的遭遇而泪湿青衫，我不能学习那种思想境界高的圣人而忘掉感情啊。古语说：仁爱的人“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及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从而推及爱护别人的儿女”。我扩充我爱你的心情，帮助天下人爱他们所爱的人，所以我才敢在你之前死而不顾你呀。你能体谅我这种心情，在哭泣之后，也把天下的人作为自己思念的人，应该也乐意牺牲我一生和你一生的福利，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了。你不要悲伤啊！    你还记得不？四五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曾经对你说：“与其让我先死，不如让你先死。”你刚听这话就很生气，后来经过我委婉的解释，你虽然不说我的话是对的，但也无话可答。我的意思是说凭你的瘦弱身体，一定经受不住失去我的悲痛，我先死，把痛苦留给你，我内心不忍，所以宁愿希望你先死，让我来承担悲痛吧。唉！谁知道我终究比你先死呢？我实在是不能忘记你啊！回忆后街我们的家，进入大门，穿过走廊，经过前厅和后厅，又转三四个弯，有一个小厅，小厅旁有一间房，那是我和你共同居住的地方。刚结婚三四个月，正赶上冬月十五日前后，窗外稀疏的梅枝筛下月影遮掩映衬；好我和你并肩携手，低声私语，什么事不说？什么感情不倾诉呢？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只剩下泪痕。又回忆起六七年前，我背着家里人出走又回到家时，你小声哭着告诉我：“希望今后要远走，一定把这事告诉我，我愿随着你远行。”我也已经答应你了。十几天前回家，就想顺便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你，等到跟你面对时，又不开口，况且因你怀孕了，更怕你不能承受悲伤，所以只天天要酒求得一醉。唉！当时我内心的悲痛，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的。    我确实愿意和你相依为命直到老死，但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到那时让我眼睁睁看你死，或者让你眼睁睁看我死，我能够这样做呢？还是你能这样做呢？即使能不死，但是夫妻离别分散不能相见，白白地使我们两地双眼望穿，尸骨化为石头，试问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曾见过破镜能重圆的？那么这种离散比死要痛苦啊，这将怎么办呢？今天我和你幸好双双健在，天下的不应当死却死了和不愿意分离却分离了的人，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像我们这样爱情专一的人，能忍受这种事情吗？这是我敢于索性去死而不顾你的缘故啊！我现在死去没有什么遗憾，国家大事成功与不成功自有同志们在继续奋斗。依新已经五岁了，转眼之间就要长大成人了，希望你好好地抚养他，使他像我。你腹中的胎儿，我猜她是个女孩，是女孩一定像你，我心里非常欣慰。或许又是个男孩，你就也教育他以父亲的志向作为志向，那么我死后还有两个意洞在呀。太高兴啦，太高兴啦！我们家以后的生活该会很贫困，但贫困没有什么痛苦，清清静静过日子罢了。    我现在跟你再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在九泉之下远远地听到你的哭声，应当也用哭声相应和。我平时不相信有鬼，现在却又希望它真有。现在又有人说心电感应有道，我也希望这话是真的。那么我死了，我的灵魂还能依依不舍地伴着你，你不必因为失去伴侣而悲伤了。    我平素不曾把我的志向告诉你，这是我的不对的地方；可是告诉你，又怕你天天为我担忧。我为国牺牲，死一百次也不推辞，可是让你担忧，的确不是我能忍受的。我爱你到了极点，所以替你打算的事情只怕不周全。你有幸嫁给了我，可又如此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我有幸娶到你，可又如此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我终究不忍心只完善自己。唉！方巾短小情义深长，没有写完的心里话，还有成千上万，你可以凭方巾领会没写完的话。我现在不能见到你了，你又不能忘掉我，大概你会在梦中梦到我吧！写到这里太悲痛了！辛未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四更，意洞亲笔写。    家中各位伯母、叔母都通晓文字，有不理解的地方，希望请她们指教。应当完全理解我的心意是好。 | |
|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作鲲。鲲的巨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鲲变成鸟，它的名字叫作鹏。鹏的背，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鹏鼓翅奋飞，它的翅膀象天边的云。这只鸟啊，在大海翻腾的时候就飞往南海，南海，就是天池。  《齐谐》这本书，是记载怪异事物的。这本书上说：“当鹏飞往南海时，水浪击起达三千里，借着旋风盘旋直上九万里，凭借六月的大风离开北冥。”野马般奔腾的雾气，飞扬的灰尘，以及生物都是被风所吹而飘动的。天色深蓝，难道是它真正的颜色吗？还是因为太远太高，看不到它的边际呢？鹏往下看，也是这样罢了。  再说，水蓄积得不深厚，那么它就没有力量负载起大船。把一杯水倒在堂上的低洼之处，一根小草就可以成为船。如果把一个杯子放上去，就会被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了。风力积蓄得不大，就没有力量承载巨大的翅膀。所以鹏高飞九万里，那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它才可以乘风而行。鹏背负着青天而无所拦阻，然后才开始向南飞行。  蝉和小斑鸠讥笑鹏说：“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向南海去呢？”到近郊去的人，只带当天吃的三餐粮食就可当天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外的人，就要准备一宿的粮食。到千里外的人，要聚积三个月的粮食。蝉和小斑鸠这两只小虫又知道什么呢。  小智比不上大智，短命比不上长寿。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生暮死的小虫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短命。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作灵龟，它把五百年当做一个春季，五百年当做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作大椿，它把八千年当做一个春季，八千年当做一个秋季，这就是长寿。可是活了七百来岁的彭祖如今还因长寿而特别闻名，众人都想与他相比，岂不可悲！  商汤问棘，谈的也是这件事。汤问棘说：“上下四方有极限吗？”棘说：“无极之外，又是无极！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有个大海，就是天池。里面有条鱼，它的身子有几千里宽，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作鲲。有一只鸟，它的名字叫作鹏。鹏的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海去。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它要飞到哪里去呢？我一跳就飞起来，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盘旋，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这是大和小的分别。  所以，那些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行为能够庇护一乡百姓的，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能力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他们看待自己，也象上面说的那只小鸟一样。而宋荣子对这种人加以嘲笑。宋荣子这个人，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他并不因此就特别奋勉，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他认定了对自己和对外物的分寸，分辨清楚荣辱的界限，就觉得不过如此罢了。他对待人世间的一切，都没有汲汲去追求。即使如此，他还是有未达到的境界。  列子乘风而行，飘然自得，驾轻就熟。十五天以后返回；他对于求福的事，没有汲汲去追求。这样虽然免了步行，还是有所凭借的。倘若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着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境地，他还要凭借什么呢？所以说：修养最高的人能任顺自然、忘掉自己，修养达到神化不测境界的人无意于求功，有道德学问的圣人无意于求名。 | |
| 季氏将伐颛（zhuān）臾（yú）。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zhuān）臾（yú）。”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shè）（ jì）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f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xiàng）矣？且尔言过矣，虎兕（sì）出于柙（xiá），龟玉毁于椟（dú）中，是谁之过与(yú)？”  冉有曰：“今夫(fú)颛臾，固而近于费（bì，一说为fèi），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fú)舍（shě）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fú)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xiàng)夫(f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 季孙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有、季路拜见孔子说：“季孙氏要对颛臾用兵。”  孔子说：“冉有！恐怕应该责备你们吧。那颛臾，先王曾把颛臾的国君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它地处鲁国境内，是鲁国的藩属国，为什么要讨伐它呢？”  冉有说：“季孙要这么干，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愿意。”  孔子说：“冉有！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不能胜任就该辞去。’如果盲人摇晃着要倒下却不去扶持，颤颤巍巍将要跌倒却不去搀扶，那么何必要用那个搀扶的人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在匣子里被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  冉有说：“如今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季孙氏的封地，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们的忧虑。”  孔子说：“冉有！君子厌恶那些不肯说（自己）想要那样而偏要找借口的人。我听说拥有邦国封邑的诸侯和拥有家族封邑的大夫，他们不担忧贫困而担忧分配不均匀，不担忧人少而担忧不安定。财物分配公平合理，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必担心人少；社会安定，国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像这样，远方的人仍然不归服，就修治文教德政来使他归服；已经使他们归服后，就要使他安定下来。如今由与求两人辅佐季孙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使他们来归顺；国家四分五裂却不能保持它的稳定统一；反而策划在境内兴起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鲁国内部。” | |
|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 梁惠王说：“我对国家的治理，很尽心竭力的吧！黄河以南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灾民移往黄河以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南。当河东发生灾荒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看看邻国的君主主办政事，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见减少，而我的百姓并不见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喜欢打仗，就让我用打仗来打比方吧。战鼓咚咚敲响，交战激烈了，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逃跑，有的跑了上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了脚。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就去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您觉得行不行呢？”  梁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逃跑到一百步罢了，可是这也同样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必去期望您的国家的民众比邻国增多啦。只要不违背农时，那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入池塘，那鱼鳖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无尽，这样便使老百姓能够养活家小，葬送死者而无遗憾了。老百姓养生送死没有缺憾，这正是王道的开始。”  “在五亩大的住宅田旁，种上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着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繁殖饲养，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食了。一家一户所种百亩的田地不误农时得到耕种，数口之家就不会闹灾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们就不再会肩挑头顶，出现在道路上了。年满七十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鱼肉，老百姓不缺衣少食，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于天下的是决不会有的。”“现在，猪狗吃的是人吃的食物而不知道设法制止，路上出现饿死的人而不知道赈济饥民，人死了反而说‘与我无关，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和把人杀了反而说‘与我无干，是武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您要能够不归罪于荒年，这样，普天下的百姓便会涌向您这儿来了。” | |
|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因此，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西周、东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己认为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普通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回声似的应和他，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 |
|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 臣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应该）推崇皇权的高峻，永保永无止境的美善，不居安思危，不戒除奢侈而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就像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所有君主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无不是在深深的忧虑中就治道显著，而一旦功成名就就道德衰退，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而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当初创业时，能力绰绰有余；如今守成，能力却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吴和越这样敌对国家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行同陌路。虽然可以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震慑他们，但是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感念（皇上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有多大，可怕的是人民；人民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飞奔的马车,这样可以忽视不理吗  统治百姓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看见引起自己爱好的东西，就想到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宫室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安宁；想到君位高而且危，就要不忘谦虚加强道德修养；恐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要想到江海所以巨大，是因为能居于百川之下；游乐忘返地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人说的“一年三次”田猎为限度；忧虑自己松懈懒惰时，就要想到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自己耳目被堵塞、遮蔽，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下面意见；担心有谗邪的人在自己身边，就想到要自身正直，斥退邪恶的人；恩惠所施加，就要想到没有因为偏爱而给予不适合的奖赏。惩罚所涉及，就要想到没有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思，扩大这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选择好的意见采纳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都能（被）重用，君王大臣之间没有什么事情（烦心），可以尽享游玩的快乐，可以颐养像松、乔两位神仙的长寿。（皇上）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不必多说，老百姓就可以被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事事过问代替百官的职务呢？劳损聪明的耳目，违背无为而治的方针呢。 | |
|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官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 沛公（刘邦）的军队驻扎在霸上，没有能跟项羽相见。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就派人去告诉项羽说：“刘邦想占领关中称王，让子婴做（他的）国相，（相所有的）珍珠宝器都归为自己所有。”项羽（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明天用酒肉犒劳士兵，要（让他们）打败刘邦的军队。”在这时，项羽的军队有四十万人，驻扎在新丰县鸿门；刘邦的军队有十万人，驻扎在霸上。范增劝告项羽说：“刘邦在山东时，贪图财物，受好美女。现在进入关中，财物一点都不要，妇女一个也不亲近，这（表现）他的志向不小。我叫人去看过他那里的云气，都是龙虎形状，成为五彩的颜色，这是天子的云气啊。（你）赶快功打（他），不要失掉时机！” 楚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一向同留侯张良交好。张良这时正跟随着刘邦。项伯就连夜骑马跑到刘邦的军营，私下会见张良，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想叫张良和他一起离开，说：“不要和（刘邦）他们一起死了。”张良说：“我替韩王护送沛公（入关），现在沛公遇到危急的事，逃走是不守信义的，不能不告诉他。”  张良就进去，（把情况）详细告诉刘邦。刘邦大吃一惊，说：“怎样应付这件事呢？”张良说：“谁替大王献出这个计策的？”（刘邦）回答说：“浅陋无知的人劝我说：‘把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进来，秦国所有的地盘都可以由你称王了。’所以（我）听信了他的话。”张良说：“估计大王的军队能够抵挡住项王的军队吗？”刘邦沉默（一会儿）说：“本来不如人家，将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去告诉项伯，说沛公不敢背叛项王。”刘邦说：“你怎么和项伯有交情的？”张良说：“在秦朝的时候，项伯和我有交往，项伯杀了人，我救活了他；现在有了紧急的情况，所以幸亏他来告诉我。”刘邦说：“他你年龄，谁大谁小？”张良说：“他比我大。”刘邦说：“你替我（把他）请进来，我得用对待兄长的礼节待他。”张良出去，邀请项伯。项伯立即进来见刘邦。刘邦就奉上一杯酒为项伯祝福，（并）约定为亲家，说：“我进入关中，极小的财物都不敢沾染，登记官吏，人民，封闭了（收藏财物的）府库，以等待将军（的到来）。所以派遣官兵去把守函谷关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它盗贼的进出和意外变故。日日夜夜盼望着将军的到来，怎么敢反叛呢！希望你（对 项王）详细地说明，我是不敢忘恩负义的。”项伯答应了，跟刘邦说：“明天你不能不早些来亲自向项王谢罪。”刘邦说：“好。”于是项伯又连夜离开，回到（项羽）军营里，详细地把刘邦的话报告项王。就趁机说：“刘邦不先攻破关中，您怎么敢进来呢？现在人家有大功（你）却要打人家，这是不仁义的。不如就趁机友好地款待他。”项王答应了。  刘邦第二天带领一百多人马来见项羽，到达鸿门，谢罪说：“我和将军合力攻打秦国，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作战，然而自己没有料想到能够先入关攻破秦国，能够在这里再看到将军您。现在有小人的流言，使将军和我有了隔阂……”项羽说：“这是你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这样呢？”项羽当天就留刘邦同他饮酒。项羽、项伯面向东坐；亚你面向南坐——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刘邦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陪坐。范增多次使眼色给项羽，举起（他）所佩带的玉玦向项羽示意多次，项羽默默地没有反应。范增站起来，出去召来项庄，对项庄说：“君王的为人（心肠太软），不忍下手。你进去上前祝酒，祝酒完了，请求舞剑助兴，顺便把刘邦击倒在座位上，杀掉他。不然的话，你们都将被他所俘虏！”项庄就进去祝酒。祝酒完了，说：“君王和沛公饮酒，军营里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兴吧。”项羽说：“好。”项庄就拔出剑舞起来。项伯也拔出剑舞起来，并常常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邦，项庄（终于）得不到（机会）刺杀（刘邦）。  于是张良到军门外去见樊哙。樊哙说：“今天的事情怎样？”张良说：“非常危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用意常常在沛公身上。”樊哙说：“这太紧迫了！请让我进去，和他们拼命。”樊哙就带着剑拿着盾牌进入军门。拿戟交叉着守卫军门的士兵想要阻止不让他进去。樊哙侧举盾牌一撞，卫士跌倒在地上。樊哙就进去了，揭开帷幕面向西站立，瞪眼看着项羽，头发直坚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项羽手握剑柄跪直身子说：“客人是干什么的？”张良说：“他是沛公的卫士樊哙。”项羽说：“壮士！——赏他一杯酒。”（左右的人）就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立起，站着（一口气）把酒渴了。项羽说：“赏给他一只猪腿。”（左右的人）就给了他一只半生的猪腿。樊哙把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剑切着吃起来。项羽说：“壮士！能再喝吗？”樊哙说：“我死尚且不怕，一杯酒又哪里值得推辞！秦王有象虎狼一样凶狠的心肠，杀人惟恐不能杀尽，处罚人惟恐不能用尽酷刑，（因此）天下老百姓都背叛了他。怀王曾经和诸将领约定：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一丝一毫都不敢占有动用，封闭了官室，退军驻扎在霸上，以等待大王到来，特意派遣将士把守函谷关， 是为了防备其它盗贼的出入和发生意外的事变。象这样劳苦功高，没有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劳的人，这是灭亡的秦国的后续者啊！我自己认为大王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项羽无话可答，说：“坐吧。”樊哙使挨着张良坐下。  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顺便招呼樊哙（一道）出去。刘邦已经出去，项羽派都尉陈平去召呼刘邦（回来）。刘邦（对樊哙）说：“刚才出来没有告辞，这怎么办呢？”樊哙说：“做大事情不必顾虑细枝末节，讲大礼不必讲究小的礼让。现在人家正象切肉的刀和砧板，我们是鱼和肉，为什么（还要）告辞呢？”于是就走了。就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张良问道：“大王来时带些什么（礼物）？”（刘邦）说：“我拿一对白玉璧，准备献给项王，一对玉酒杯，要送给范增。正赶上他们发怒，不敢献上去，你替我献给吧。”张良说：“遵命。”在这个时候，项羽的军队驻扎在鸿门，刘邦的军队驻扎在霸上，相隔四十里。刘邦丢下随从的车输、人马，离开这儿，独自一人骑马，同持剑拿盾徒步跑着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一起，顺着骊山脚下，取道芷阳，抄小路逃走。刘邦（行前）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军营不过二十里罢了。请你估计我到了军营，你再进去（见项王）。”  刘邦已经走了，（估计）抄小道（已经）回到军中，张良进去辞谢，说：“沛公不能多喝酒，已经醉了，不能（前来）告辞。谨叫我奉上白玉璧一对，敬献给大王；玉杯一对，敬献给大将军。”项羽说：“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责备他，他脱身独自离开（—鸿门），已经回到了军中。”项羽就接受了白玉璧，放到座位上。范增接受玉杯，丢在地上，拔出剑砍碎了它，说：“唉！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业！夺走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他俘虏了！”  刘邦回到军营，立即杀掉曹无伤。 | |
|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邠人偷嗜暴恶者，卒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 　　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 段太尉刚任泾州刺史的时候，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的身份驻扎在蒲州。汾阳王的儿子郭晞担任尚书之职，兼任行营节度使，以客军名义驻于邠州，纵容士兵违纪枉法。邠州人中那些惯偷以及狡黠贪婪、强暴凶恶的家伙，纷纷用贿赂手段使自己有军队的名号，恣意妄为，官吏都不能干涉。他们天天成群结伙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一不满意，就用暴力打断他人的手脚，用棍棒把各种瓦器砸得满街都是，然后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甚至还撞死怀孕的妇女。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汾阳王的缘故，心中忧伤却不敢明说。  段太尉从泾州用文书报告节度使府，表示愿意商量此事。到了白孝德府中，他就说：“天子把百姓交给您治理，您看到百姓受到残暴的伤害，却无动于衷。大乱将要发生，您怎么办？”白孝德说：“我愿意听您的指教。”段太尉说：“我担任泾州刺史，很空闲，事务不多；现在不忍心百姓没有外敌却惨遭杀害，使得天子的边防被扰乱。假如你任命我为都虞候，我就能替您制止暴乱，使您的百姓不再遭到伤害。”白孝德说：“太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段太尉代理都虞候职务一个月后，郭晞部下十七人进街市拿酒，又用兵器刺酿酒的技工，砸坏酒器，使酒流进河沟中。段太尉布置士兵去抓获这十七人，全都砍头，把头挂在长矛上，竖立在市门外。郭晞全军营都骚动起来，纷纷披上了盔甲。白孝德惊慌失措，把段太尉叫来问道，怎么办呢？”段太尉说：“没有关系！让我到郭晞军营中去说理。”白孝德派几十名士兵跟随太尉，太尉全都辞掉了。他解下佩刀，挑选了一个又老又跛的士兵牵马，来到郭晞门下。全副武装的士兵涌了出来，段太尉边笑边走进营门，说：“杀一个老兵，何必全副武装呢？我顶着我的头颅来啦！”士兵们大惊。段太尉乘机述说道：“郭尚书难道对不起你们吗？副元帅难道对不起你们吗？为什么要用暴乱来败坏郭家的名声？替我告诉郭尚书，请他出来听我说话。”  郭晞出来会见太尉。段太尉说：“副元帅的功勋充塞于天地之间，应该使其流传。现在您放纵士兵为非作歹，这样将造成变乱，扰乱天子边地，应该归罪于谁？罪将连累到副元帅身上。现在邠州那些坏家伙用贿赂手段使自己有军队的名号，杀害百姓，像这样再不制止，还能有多少天不发生大乱？大乱从您这儿发生，人们都会说您是倚仗了副元帅的势力，不管束部下。那么郭家的功名，将还能保存多少呢？”话没有说完，郭晞再拜道：“承蒙您用大道理开导我，恩情真大，我愿意率领部下听从您。”回头呵斥手下士兵说：“全都卸去武装，解散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谁敢闹事，格杀勿论！”段太尉说：“我还未吃晚饭，请为我代办点简单的食物。”吃完后，又说：“我的毛病又犯了，想留宿在您营中。”命令牵马的人回去，次日清早再来。于是就睡在营中。郭晞连衣服也不脱，命警卫敲打着梆子保卫段太尉。第二天一早，郭晞和段太尉一起来到白孝德那儿，道歉说自己实在无能，请求允许改正错误。邠州从此没有了祸乱。  在此以前，段太尉在泾州担任营田副使。泾州大将焦令谌掠夺他人土地，自己强占了几十顷，租给农民，说：“到谷子成熟时，一半归我。”这年大旱，田野寸草不生，农民将灾情报告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收入的数量，不知道旱不旱。”催逼更急，农民自己将要饿死，没有谷子偿还，只得去求告段太尉。段太尉写了份判决书，口气十分温和，派人求见并通知焦令谌。焦令谌大怒，叫来农民，说：“我怕段太尉的吗？你怎敢去说我的坏话！”他把判决书铺在农民背上，用粗棍子重打二十下，打得奄奄一息，扛到太尉府上。太尉大哭道：“是我害苦了你！”马上自己动手取水洗去农民身上的血迹，撕下自己的衣服为他包扎伤口，亲自为他敷上良药，早晚自己先喂农民，然后自己再吃饭。并把自己骑的马卖掉，换来谷子代农民偿还，还叫农民不要让焦令谌知道。  驻扎在邠州的淮西军主帅尹少荣是个刚直的人，他来求见焦令谌，大骂道：“你还是人吗？泾州赤地千里，百姓将要饿死；而你却一定要得到谷子，又用粗棍子重打无罪的人。段公是位有仁义讲信用的长者，你却不知敬重。现在段公只有一匹马，贱卖以后换成谷子交给你，你居然不知羞耻的收下。大凡一个人不顾天灾、冒犯长者、重打无罪的人，又收下仁者的谷子，使主人出门没有马，你将怎样上对天、下对地，难道不为作为奴仆的而感到羞愧吗！”焦令谌虽然强横，但听了这番话后，却大为惭愧乃至流汗，不能进食，说道：“我以后没有脸可以去见段公了！”不消一晚，就自恨而死。  等到段太尉从泾州任上被征召为司农卿，临行前他告诫后去的家人：“经过岐州时，朱泚可能会赠送钱物，千万不要收下。”经过时，朱泚执意要赠送三百匹大绫，太尉女婿韦晤坚决拒收，朱泚还是不同意。到了京城，段太尉发怒说：“竟然不听我的话！”韦晤谢罪说：“我地位卑贱，无法拒绝呀。”太尉说：“但终究不能把大绫放在我家里。”就把它送往司农的办公处，安放在屋梁上。朱泚谋反，段太尉遇害，官吏将这事报告了朱泚，朱泚取下一看，原来封存的标记还在。  段太尉逸事如右。元和九年某月某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恭谨地献给史馆。  现在称赞段太尉大节的人，大抵认为是武夫一时冲动而不怕死，从而取名于天下，不了解太尉立身处世就像上述的那样。我曾来往于岐、周、邠、斄之间，经过真定，北上马岭，游历了亭筑、障设、堡垒和戍所等各种军事建筑，喜欢访问年老和退伍将士，他们都能介绍段太尉的事迹。太尉为人谦和，常常低着头、拱着手走路，说话的声息低微，从来不用坏脸色待人；别人看他，完全是一个儒者。遇到不能赞同的事，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事迹决不是偶然的。适逢永州刺史崔能前来，他言而有信、行为正直，详细搜罗段太尉遗事，核对无误。我恐怕有的被遗逸，未能为史官采录，故斗胆将这篇逸事状私下呈送于您。谨为此状。[ | |
|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如今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如今将“华”读为“华实”的“华”，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对于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甫；我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王安上，字纯甫。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 |
|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须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白：“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 从前，郑武公在申国娶了一妻子，叫武姜，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武姜受到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所以很厌恶他。武姜偏爱共叔段，想立共叔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  到庄公即位的时候，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太叔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  大夫祭仲说：“分封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三百方丈长，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墙不合规定，违反了制度，恐怕对您有所不利。”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我怎能躲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蔓延，一滋长蔓延就难办了。蔓延开来的野草还不能铲除干净，何况是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太叔段使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背叛归为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就去服待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们产生疑虑。”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说：“可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虽然扩大了，他也会垮台的。”  太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公叔段偷袭的时候，说：“可以出击了！”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段逃到共国。  《春秋》记载道：“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到死后埋在地下），不再见面！”过了些时候，庄公又后悔了。有个叫颍考叔的，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就把贡品献给郑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颍考叔答道：“小人有个老娘，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庄公说：“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有什么担心的！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赋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从此，他们恢复了从前的母子关系。  君子说：“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伯身上。《诗经·既醉》篇说：‘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永远能感化你的同类。’大概就是对颍考叔这类纯孝而说的吧？” | |
|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nǎng）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xiàn)。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  谨再拜。 | 太史公、供牛马般奔走的司马迁再拜陈说。  少卿足下：以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顺应时世来处理事情，把推举贤人、引进才士当作责任。来信的辞意和语气诚恳而真挚，好象在抱怨我不听从您的指教，却随着一般人的意见而改变主张，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呀！这么长时间不给您回信，请不要责备。  人天生的感情都是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思念父母，顾及妻儿的。至于被正义和真理激动起来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现在，我很不幸，双亲早亡，没有兄弟姐妹，独自一人孤单地生活。您看我对妻儿的态度怎样？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为了名节而死，懦夫仰慕高义，又何处不在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弱，想苟活偷生，但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线，怎么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的侮辱之中呢？就是奴婢还能够下决心自杀，更何况象我这样的不得已呢？我之所以暗暗地忍受，苟活偷生，关在粪土般污秽的监狱里而不肯去死，就因为抱恨自己心中还有未实现的理想，如果在屈辱中死去，我的文章才华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只有豪迈不受拘束、非同寻常的人才能流芳百世；西伯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于是创作了《离骚》；左后明失明，才完成了《国语》；孙膑膝盖被截，撰修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吕氏春秋》却流传于世；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这才有了《说难》、《孤愤》；《诗经》共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情意郁结，不得舒展，所以才追述往事，而希望于将来的。至于象左丘明眼瞎，孙膑腿断，他们认为永远不可能被起用了，退下来著书立说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想借助留传后世的文章来表现自己。  我私下里不自量力，最近靠着拙劣的文字，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穷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上从轩辕黄帝开始，下到当今为止。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要探究自然和人间的关系，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没有完成，正好遇上那场大祸，我痛惜全书未完，所以即使受最严厉的刑罚也毫无怨色。如果我著成那本书，就要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够理解它的后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这样，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了，即使被千刀万剐，我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只能对有知识的人说，难以同一般人谈的。  再说，背着污辱之名的人不容易安生，地位卑贱的人常常被诽谤、议论。我因为多说了几句话遭到了这次灾祸，深深地被故乡人耻笑，侮辱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去给父母亲上坟呢？即使百代之后，这种侮辱也只会加重！所以我天天痛苦之极，居家则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门则不知要到哪里去。每当我想起那种耻辱，冷汗就从背上渗出、浸湿了衣服。我简直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身而退、深藏到山林岩穴中去呢？所以暂且只好随波逐流，见机行事，以自我宽解内心的愤怒与矛盾。现在您少卿却教我推举贤人，引进才士，不正与我内心的想法相反吗？时至今日，我即使想要修饰打扮，用美妙的言辞为自己解脱，也无济于事，一般人不会相信，只不过自取侮辱罢了。总而言之，到我之后才能确定谁是谁非。信中不能尽情表达心意，所以简略地陈述我偏狭浅陋的意见。谨再次叩首。 | |